

南科 新知

SCIENTIA

P24 叙专题

南拳北传觅薪火 继往开来寻续章

P30 人物

杰曼诺夫教授：数学研究 99.9% 的时间面对的都是失败

P40 Mind the Gap

What is Chinese English

P56 方寸之地

永远热爱，奔赴山海

九山一水著芳华
南科大校园启开十周年

『畅游』未来校园

熟悉的校园背后 那些激荡人心的往事

校园建设我想说



出品 南方科技大学学生新闻社

指导老师 劳湘雯

执行主编 娄金灿

执行副主编 陈奕铭、颜灵敏

责任编辑 娄金灿、陈奕铭、颜灵敏、黎深、代金鑫、张郁洁

编委会 娄金灿、陈奕铭、颜灵敏、黎深、代金鑫、张郁洁、郑凯晟、
李田、邹熠、阿靴、刘亚明

美术编辑 郑凯晟、李田、邹熠

封面设计 阿靴

宣传与发行 陈奕铭、柯诺远、孟佳辰、杨如涵、李民旭、刘晓群、
江恒乐、代金鑫

邮箱 vos@sustech.edu.cn

鸣谢单位 校园建设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基建办公室

学生新闻社官方微信平台 南科新知



版权声明:《南科新知》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版面设计),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版权合作:如需使用本刊刊载作品,须与本刊协商合作并事先获得书面许可。收费标准请通过官方微信后台或邮箱进行咨询和协商。

投稿方式:请在邮件主题上注明“年级-姓名-投稿栏目”,并在邮件中附上个人详细的联系方式以便后期稿费发放。作品一经采用,新闻社将会以邮件的形式通知。



从花开如瀑到荔枝飘香，第12期《南科新知》如约与你相遇在这灿烂的季节。

担任这期杂志主编前，我在学生新闻社里做过采访记者，兼过摄影师，也担任过微信小编。杂志于我，是一次既熟悉又陌生的尝试。熟悉的是策划、采访、写作和编辑，有些陌生的是将一篇篇凝聚老师同学们思想火花的表达在更多维度、更深层次进行整合：围绕主题“排兵布阵”，把青春的思考沉淀，将文字、图片组合幻化成为纸上图形，构建一张独立而又充满联系的设计图，最后聚合成现在的杂志。

出杂志与做微信推送、写官网新闻等以互联网即时发布的信息传递形式不同。互联网即写即发，高效、丰富、直接，可以快速传递，也能方便修改；而杂志自它诞生之日起，从采编、排版到印刷再到运输的每一个流程都没简化过，内容一经确定下印，除非重新印刷，否则没有修改的机会。

自然界中有大潮奔涌，也有静水流深。这个时代在科技的加持下，立竿见影的效率已经遍地都是，且还在加速前进。在这样一种喧嚣的、向前冲不回头的节奏中保有一种不那么快的凝练与郑重，也许能让我们的心灵得以驻足停歇，更加从容地向前。

杂志不仅讲故事，它还是故事本身。如果说生命是一次旅行，那么文字便是生命路上最真挚的记忆。有时候我不禁感叹人类发明了这样一种伟大的东西，它只用寥寥几笔，便足以将心灵深处的东西描绘出来。古有以文会友，寻找的也就是契合自己灵魂的伙伴。即使白云苍狗、物换星移，我们仍将“灵魂伴侣”视为对友人的最高赞美。浅浅文字，薄薄纸笺，如古老的书信般郑重，融会许多青春思考。《南科新知》以文会友，以期成为大家繁忙的学习生活中的心灵驿站，让南科人的思想在这里发芽抽条、拔节生长。

见字如面，展页舒颜，敬请啜饮我们青春思考的原汁吧！

本期主编 姜金灿

CONTENTS

目录



P18

南科大校园建设大事记·【南科聚焦】
2013年9月，南科大新校园正式启用。



P20

武·【叙专题】

小时候，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幻想：握剑踏水穿山林，横刀对酒行江湖？幻想着自己某一天也能练就一身绝世的本领，飞檐走壁，惩恶扬善？多少人心曾燃起过武与侠的梦，谈起“武”来却是各有评说。它早已不仅是一种技能或是艺术，而成为了一种符号，我们自可以从其中解读出不同的答案。

南科聚焦 / 娄金灿 陈奕铭 颜灵敏

- 06 熟悉的校园背后 那些激荡人心的往事 / 萍羽
- 12 专家说：南科校园建设的现在与未来 / 娄金灿 代金鑫
- 14 校园建设我想说 / 颜灵敏
- 16 南方科技大学建筑项目获奖汇总 / 娄金灿
- 18 南科大校园建设大事记 / 邹熠

叙专题 / 张郁洁

- 22 执戈为武 / 武丁
- 24 南拳北传觅薪火，继往开来寻续章 / 沙长恩
- 28 习武杂谈 / 两把刷子

人物 / 代金鑫

- 30 杰曼诺夫教授：数学研究 99.9% 的时间面对的都是失败 / 黎深
- 33 人文理工交叉融汇，南科学子跨界“科技考古” / 车文心
- 36 尹子宜：漫漫白衣追光时 / 树礼书院微信公众号

Mind the Gap / 娄金灿

- 40 What is Chinese English? / Beatrice Clegg

南科视界 / 颜灵敏

- 44 南科视界 / 学生新闻社

方寸之地 / 张郁洁

- 54 诗两首 / 几点

老巷 / 金珠珠

村庄 / 佚名

56 永远热爱，奔赴山海 / 向阳

60 有人因草原上的落日和夜幕比浪漫还要浪漫而称其为悲剧 / 徐靖夫

凡人语 / 张郁洁

62 享受孤独 / 周微尘

64 枣树 / 岸芷汀兰

福利时间 / 陈奕铭

66 馆长荐书 / 鄂鹤年

70 晋城人早上吃甚饭 / 萍羽

内蒙古并不“蒙古” / 温云翔

作品推荐——《冬牧场》李娟 / 一只看破红尘的羊

作品推荐——《花样年华》+《三峡好人》/ Howen

作品推荐——《小王子》/ 锤锤杰

小科日记 / 陈奕铭

72 时间规划 / 城君筠

梦境与现实 / 城君筠



P30

【人物】
数学研究 99.9% 的时间面对的都是失败 · 【人物】
采访杰曼诺夫教授是在一个天朗气清的上午，当我们的采访团队进入到杰曼诺夫数学中心时，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块写满各种数学公式的贴墙黑板。



P56

【方寸之地】
永远热爱 奔赴山海 · 【方寸之地】
“言为心声，字为心画，慢慢写下来吧”，作者支教回来，在某个思绪万千的夜晚里，提笔写道。

○杰曼诺夫教授的寄语：

Insight, Truth, Beauty

It was a pleasure to talk to you.

I wish SUSTech Scientia a lot of

good luck !!!

Edwin Zelmann

南科聚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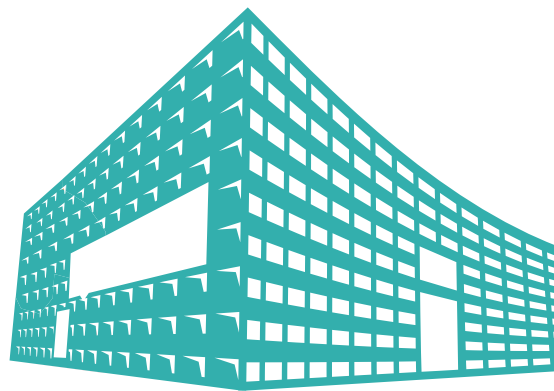




『畅游』

未来
校园

熟悉的校园背后 那些激荡人心的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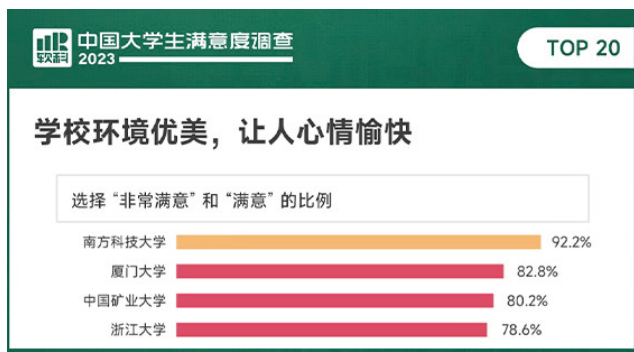
生 活在南科大，或许我们最熟悉的的就是身边的建筑了。宿舍窗外的日出日落，教室黑板上字迹的出现消失，图书馆里的人来人往，都是我们与南科大建筑的“交流”。南科大的建筑有点像大院里的看门老人，我们这些住在“院子里”的人进进出出，总要跟他打照面，但是对于他的往事所知甚少。对每一位大学生来说，校园环境是学校实力一样，都是择校的重要考量。“软科中国大学生满意度调查”结果出炉，在“校园环境满意度”方面笔者发现，南科大 2022 年和 2023 年连续两年位居榜首。南科大校园建设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背后有哪些故事？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简单梳理了一下校园建设的那些值得让人知晓的过往。回首来时路，不忘初心，方可砥砺前行。

📍 选址：各区争抢南科大落地

2007 年，在南方科技大学筹建的消息公布之后，深圳各区都在争抢南科大落户。当时，深圳多个区主动找到市政府，拿出地块和优惠政策，希望南科大落户。从结果来看，我们知道南山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在前期调研提出前期选址方案之后，光明新区成为了南山区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

当时，南山区提出了在南山区北部的西丽片区打造“深圳硅谷”，其中还包含一个子项目：大学城经济圈。虽然当时西丽片区发展相对滞后，但是该片区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科研院所皆坐落于此，还有深圳市规划建设留仙洞集成电路产业园区及众多企业群落。南山区希望南方科技大学落地于此，以发挥聚集效应，打造“深圳硅谷”。除此之外，“深圳硅谷”中的一个子项目“大学城经济圈”也需要南方科技大学的参与。毫无疑问，如果南方科技大学按照南山区政府的预想落地，那么对于打造“深圳硅谷”无疑会有十分重要的助推作用。而光明新区管委会从本区的高新技术等区域发展目标出发，向市政府提交专题报告，希望将南科大建在光明新区，也是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为了“深圳硅谷”蓝图的建设，南山区在第一时间建立“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办”，全力配合市里积极推进选址和基建工作。

从深圳市政府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将南科大建设在西丽大学城地区可以将南科大与南山区的大学城和科技园连为一体，最大程度发挥资源的聚集效应；另一方面，南山区是最有可能成为深圳乃至中国的“硅谷”的地方。南科大作为理工科大学，办得好有可能发挥斯坦福大学对美国硅谷那样的带动作用。2007 年 8 月 20 日，在选址方案提出两个月后，深圳市政府第四届六十九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基本建设规划》，议定南科大选址西丽大学城地区。2008 年初，南科大校区建设工程项目获批，拟用地面积 198 万平方米。





设计：全球邀标描绘建设蓝图

2008年上半年，深圳市规划部门组织专门小组启动了南科大校园规划设计。当年6月，深圳市规划局校园规划设计方案征集，采用了邀请招标的方式进行。当时南科大尚未获得“准生证”，校长也没有到任，深圳市规划局、筹备办、建筑工务署三方扮演的是南科大的“代业主”的角色。这也为后来学校推翻原有设计埋下了伏笔。当时“代业主”对规划设计方案提出的要求包括：

1. 确保一流水准，设计新颖独特；
2. 符合校园规划建设规律，利于统筹分期建设；
3. 结合实际尽可能利用现有建筑，但不可以强求、硬性规定建筑保留比例，保证建筑功能与形式高度统一，有限满足使用需求；
4. 符合生态保护、节能减排、绿色建筑相关要求；

最终，有十六家中外设计机构积极参与了南科大校园的设计招标。在设计团队名单中，有很多知名建筑师：麻省理工建筑系主任张永和，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马清运，奥地利新锐建筑设计师 Pirker Rainer，以及中国建筑师王维仁、张雷、吴家骝、孟建民、冯果川等。

在大众的固有印象中，传统的中国式大学规划特别强调大轴线、大尺度、大广场。从主校门进来，广场上矗立着纪念性很强的公共建筑，从而形成庄严沉稳的气势，几乎成了各高校的“标配”。然而在这次设计大赛中，完全看不到这样的传统式设计。

比如拔得头筹的16号方案，被称为“五朵鲜花盛开”，

以富有特色的五个巨环连接起校园建筑，承接当时设想的五个学院未来不同的空间形态，极具想象力。整个设计最大的特点是，要求每个学院拿出一定比例的空间放在外围共享，形成一个连环街道，在这个连环上有可供整个学校共同使用的公共报告厅、自习室、图书馆、食堂等设施，不仅充分利用了空间，还方便学生进行跨领域交流。

获得“概念性建筑设计”前三名的方案也有颇多亮点：

深圳市都市实践设计有限公司的4号方案，彰显的是大学和城市的紧密关系。这个方案采取了中心组团混合式布局，紧凑成团、用地经济，并按照深圳对规划设计方案提出的要求，保留了旧村建筑，将其改造成学生生活设施。

奥地利 Rpx 设计事务所 + 深圳中外建建筑设计公司联合体的1号方案，称为“无界之界”。这个方案用一条主要街道把校园片区各个学院连接在一起，采用非对称、非严谨的布局。和4号方案一样，各个组团保持新旧共存、新旧共享的格局，维持各组团空间界面的完整。

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 香港 WoodsBagot 联合体的9号方案可以归纳为“两个对话、三条轴线”。这个方案的特点是充分考虑了与相邻的深圳大学新校区的共享与整合，让两个校园产生了“对话”的平台。

“以中标为目的的方案一般会保守一些，但很显然，他们基本都不是仅仅本着中标来的，而是希望以创新的理念对当代校园建筑形态进行一次非常有价值的前沿探索。”时任市规划局城市与建筑设计处处长的黄伟文如此评价道。时隔多年，回忆起当时的盛况，他依然难掩激动。

如今的南科大校园，隐约可见大赛获奖方案的某些元素，又没有完全按照其中任何一个方案来建设，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1 年南科大永久校区建设现场 >

修改：将办学理念融入校园设计

朱清时校长认为，学校的相关建筑设计好是好，但是对于教育来说，可能不太合适。虽然这些方案融入了众多新元素，前卫而且设计水平很高，但是缺少一些对高校校园应当有的教育特质的考虑。在他的设想里，南科大应该是小而精的，校园自然也要小而精、园林化的。因此，他决定推翻原有方案，修改校园规划。

但早在他上任前一年的9月，校园规划及校园建设的建筑设计招标评审会已经完成，优胜设计方案已经向全社会公布。这时候否定方案，无疑会引发矛盾冲突。2020年6月举行的南科大创建发展座谈会上，时任市规划局局长王芃认为，当时双方的矛盾主要是由办学时序的颠倒造成的。办一所大学，应该先有校长，办学方案和办学团队，然后才能做校园规划。但是当时为了顺利拿到“准生证”，南科大只能在校长缺席的情况下进行设计方案的招标。校长的缺席，自然会导致双方意见不一致。由于双方的理念难以达成共识，已经启动了近两年的规划设计工作一度停滞，僵局之中，南科大决定寻找外界专家支持。2010年6月，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顾问委员会成立，中国科学院院士彭一刚、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国家建筑设计师袁培煌等7位建筑设计界的大师级人物应邀担任顾问委员

会委员。

在顾委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校方与政府部门在校园规划建设理念方面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流。会上，校方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南科大校园建设的四个关键需求：厚重、实用、节能、环保。厚重是让学校里的师生安心进行学习与科研；实用是要尽可能地增加实用面积，为教学科研服务；节能环保是对绿色校园、低碳生活的追求。最后，深圳市政府做出了巨大让步，坚定地支持当时南科大的高教改革探索，确保校园基本建设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学校教学与科研工作。顾委会后的三个月，经过紧锣密鼓地筹备，2010年9月，南科大新校园正式开工建设。

南科大新校园建设一期工程项目，从2010年9月正式开工建设，到2013年7月交付使用，仅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2013年9月，南科大在西丽正式启用永久校区。

拆迁：规模空前，为校园建设扫清场地

翻阅2007年至2010年间的报纸和网络报道，和“南方科技大学”相关的新闻，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拆迁安置工作。当年媒体所说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拆迁项目”，规模究竟有多大？

我们来看当时相关的官方介绍：



出于节省成本、提高效率、资源共享的考虑，市政府将南科大以及与之相邻的深大新校区拆迁安置工作合为一个项目，同步统筹安排。“南方科技大学和深圳大学新校区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3.72 平方公里，其中南科大用地面积 2.16 平方公里。项目涉及南山区福光、田寮、长源共 3 个村，需拆除建筑面积总量约 147 万平方米，其中非住宅类物业 117 万平方米，住宅类物业约 30 万平方米，福光、田寮两村需整村搬迁，长源村工业类物业需拆迁。整个项目共计需搬迁企业 700 余家，搬迁人员 5 万余人，拆迁补偿所需费用 63.9 亿元。

2007 年 8 月 28 日，就在南科大校址确定仅仅 8 天后，南山区就成立了以时任区长刘庆生为组长的拆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区长王克力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举全区之力推进拆迁安置工作。项目的整体搬迁方案由市发展改革局牵头，会同市规划局、国土房产局，帮助南山区政府深化搬迁方案，并拿出具体数据，供市政府决策参考。

“当时听说南科大落户大学城，村民们都认为是好事，对南科大的建设是欢欣鼓舞。”时任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工作站站长的谢旭洪是土生土长的福光村原住民，据他回忆，大部分村民、尤其是年轻人非常支持这个项目，因为看到了“以校兴村、以学富民”的美好未来。也有一些村民存在着不理解的过激情绪，这些过激情绪背后，夹杂着村民们对公益拆迁补偿

标准较低的不平衡，对搬迁后未知生活来源模式的焦虑，对极少数工作人员蛮横态度的愤怒，还有对故土的不舍之情。

福光村是西丽片区为数不多的古村落，有着约三百年的历史。它原名“上面光村”，含福光、福林、杨屋三个自然村，原住民近 2000 人。从过去旧村保存的老瓦房、碉楼及四五棵老榕树可推断出，最迟在清朝中叶，这里就有先民居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村民们的收入依靠种菜，由生产队组织供应给香港。1987 年之后，村民洗脚上田。1992 年村股份合作公司成立，开始盖厂房招商，以制衣、塑胶、五金等小加工厂为主，吸引了一批港资和内地工厂。村民们依靠出租厂房和出租房屋的收入，不需要再务农。20 年里，福光村的住宅和厂房越建越多、越建越高，主要用于租赁和买卖。不过，村里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是“土地 + 物业”，发展路径较为单一。

在拆迁安置工作指挥部和工作小组一次又一次的耐心解释、深入沟通后，大多数村民从顾虑、疑惑转向了理解、支持，纷纷选择了签约。针对极个别违法违规、有意阻挠拆迁谈判的现象，对涉嫌违法犯罪人员运用党纪、政纪和法律手段依法处理；同时，最大限度保障被拆迁人利益，九易其稿，推出拆迁补偿打包方案，最大程度向被拆迁居民提供政策倾斜。

2011 年 1 月 27 日，《深圳特区报》上刊登的一则消息提到：“历时 3 年，百般曲折的南科大和深大新校区拆迁安置工作昨

日宣布收官。总计 145 万平方米的建筑被清拆，为南科大校园建设扫清了场地。”

安置：双方成了好邻居

2015 年 3 月 8 日，元宵节后的第三天，是镌刻在许多福光村民记忆中的一个大喜日子。

当天上午，崇文花园社区广场上锣鼓喧天，醒狮欢腾，盛大的安置小区落成典礼在这里举行。在众人的期盼中，“福光新村”牌坊正式揭幕，上刻金字楹联：“福临桑梓国富民强耀千秋，光照华夏地利人和承万代”，表达了福光村民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祝福。

崇文花园位于西丽塘朗山下、大学城畔，是深大和南科大新校区项目的拆迁安置区，福光村和田寮村回迁村民都居住在这里（当时长源村拆迁只涉及工业厂房）。这里原来是崇文公园，距离当年的福光村、田寮村原址仅一条学苑大道之隔。这意味着，回迁的村民将继续守望在故土旁，与南科大成了好邻居。

住进了现代化花园小区，感受到周边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当年少数反对拆迁的村民，态度已经完全改变。该经济特区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拆迁工程，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福光新村崇文花园的落成，带来的不仅是村民住所的更换，更是乡土人情的重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位于南山区北部的西丽片区处于水源保护区，集体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南科大的落户，彻底改变了这一片区居民的生活。随着南科大及整个大学城的崛起，以及“深圳硅谷”的建设，这里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发展机遇，福光、田寮、长源三个村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些年里，政府兑现了拆迁改造时的承诺，以“三旧”改造带动了整个片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拆迁区域实现了从“城中村”到“花园城”的跨越式转变，村民们也见证着、亲历着“以校兴村、以学富民”新模式的种种可能性。

时光飞逝，当年福光社区工作站站长谢旭洪，现在成了深圳福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脚下的这片土地让南科大和福光村紧紧联系在一起，村民们关注着南科大，发自内心地为其飞速发展而骄傲，同时也越来越重视教育的作用、知识的力量。“特别希望有一天，我们村的孩子能作为南科大的新生代表，站在祖祖辈辈生活过的这个地方发言。”谢旭洪说道。

实用：老厂房焕发新能量

南科大师生们口中的“后山”——现在校园内荔园、创园、慧园、欣园一带，是集合了教学、科研、餐饮、宿舍等功能的综合区域。这个区域地处校园北部，位于特区原二线关外，面积约 16 万平方米，从 2016 年 9 月开始陆续启用。这个区域如今是南科大校园里重要的功能片区，但外人很少知道，它是由一片老厂房改造而成。



这里原先是属于福光村的“地盘”。上世纪八十年代，福光村开始招商引资，重点就是发展当时热门的“三来一补”产业。据统计，在 2005 年前后的鼎盛时期，福光村拥有的“三来一补”企业达到近 300 家，100 多位村民在各类企业就业。当时，村股份公司、下属 6 个经营部和私人都新建了不少厂房，形成了旺亨、黄江等几个较大的工业区。

后山区域，就是当时村里建的工业园，包括旺亨工业区、福光壮大工业区、福岩工业区等三个大工业园区，共有建筑 31 栋。

在确定选址西丽大学城后，2008 年初，南科大校区建设工程项目获批，这里连同其他属于福光村的区域一并划给了南科大，属于校园 2.16 平方公里的一部分。按照规划，拆迁红线内的所有建筑都是判了“死刑”的，需全部予以拆除。但南山区和相关部门在综合考虑种种因素后，还是希望保留这片工业园区和福光村的福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楼（俗称“村委楼”），主要原因是这些几乎都是刚建好没几年的新建筑，可利用性高，全部铲平重建实在有点可惜。2010 年 9 月，由南科大建设办提交的“保留部分建筑物”的建议被市政府采纳，这片区域就连着村委楼被保留了下来。后来，村委楼被改建为南科大科研教学服务中心，成了学校重要的办公科研场所，2017 年因二期建设需要被爆破拆除；而校园一期工程建设并未涉及上述工业园区，于是，这片位于二线关铁丝网外的蓝色厂房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它们一直静静地矗立在校园北



区，任凭旁边的土地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显著提升，南科大很快就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阶段。仅从办学规模来看，学生人数逐年大幅递增。2014年，南科大录取新生610人，比2013年增加了222人，增幅高达57%。按照建校时的设想，校园首期工程就是根据2100名在校生的办学规模来进行规划的。按照招生计划，2015级新生入学后，南科大的在校生人数已达到湖畔宿舍所能容纳的极限；到2016年，在校本科生预计将达3500人规模，加上研究生就更多了。学生规模上去了，教师、教室、实验室各种配套设施也得跟上。按校园基本建设规律要求和政府投资审批程序，预计校园二期工程2016年开工建设，包括新学生宿舍在内的建筑起码要到2018年秋季才能投入使用。

因此，在2015年初的时候，摆在学校面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明年入学的新生住哪里？他们在哪儿学习和科研？后年呢？大后天呢？

作为工业园区，这里原本就有完善的设施，把员工宿舍改为学生宿舍，不仅成本较低，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改造；原来的厂房区域本来就有方正宽敞的大空间，改造成教学楼、实验室、办公场所等等再合适不过了。这样一来，2016-2018年期间教学和科研的空间需求都能满足了。等二期工程交付使用、过渡期后，按前期拟定的南科大科学园建设规划，再逐步将该片区整体改造。

首先改造的是旺亨工业区和福光壮大工业区的部分厂房，

近6万平方米。前者的8栋厂房、宿舍改造成了3栋教学楼（含餐厅）和5栋宿舍楼，即现在的荔园；后者的6栋厂房被改造为科研和办公空间，即现在的慧园；随后，旺亨工业区的其余8栋也进行了改造，即如今的创园；原福岩工业区的5栋工业厂房也全部改造为研究生宿舍和本科生宿舍，即现在的欣园。创园和欣园于2017年8月底启用。如今的后山区域，荔园主要为本科生教学和生活区域，拥有课室、学生宿舍、餐厅等设施，艺术中心等也在此区域办公；欣园是研究生和本科生宿舍；慧园和创园则以科研为主，如深圳第一个以诺贝尔奖得主命名的研究机构——格拉布斯研究院就坐落在创园。

结语

如今南科大校园建设已经进入了三期工程。近期商学院、理学院以及第三教学楼等项目已经完成，新的医学院、校本部附属医院、文博中心等的建设笔者相信也不会太远了。回顾这样一段校园建设的历史或许并不有趣，但至少，明天看着宿舍楼外太阳升起，我会知道我在和一个什么样的校园进行着又一天的无声交流。 **新知**

资料整理 / 萍羽

美术编辑 / 李田

参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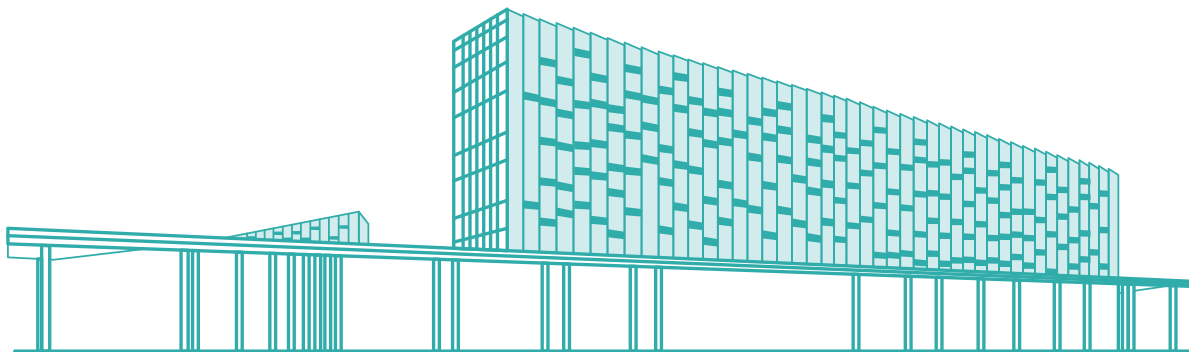
《南科大创校记》

《新益求新 创领未来——南方科技大学建校十周年画册》

《共筑南科大》

专家说：南科校园建设的 现在与未来

采访 / 代金鑫



朱荣远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南科大校园占地面积 3000 亩，相当于 280 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规划总建筑面积 90 多万平方米。校园规划充分尊重山水资源与地域文化，塑造新岭南特色生态人文校园，打造“两轴三廊”的格局，形成理学、工学、生命健康、医学、商学等七大学院及动态生活区的功能组团。校园主轴：草坪学术主轴贯穿东西，延伸出一条展示南科大精神、风貌的礼仪廊道，串联理学院、商学院、图书馆、学生中心、碉楼、大榕树等公共空间和精神的园地。人文景观轴：全长 700 米，将人文与景观无缝连接，从大沙河西端河湾延伸至人文学院山谷，学术交流中心、理学院坐落于此。自然山水廊：融合周边自然山水，形成全天候慢行路径，于校园之中品味自然。大沙河景观廊：生态空间给校园提供舒适宜人的滨河场所，也将南科大融入大沙河两岸开放、创新氛围之中。

“南科大校园规划充分尊重山水资源与地域文化”

南科大校园慢行系统是学生聚会、休息、交流的共享空间，也是校园多元文化碰撞交流的空中载体。南科大中心是校园主轴线中的最重要建筑，汇聚餐饮中心、图书馆信息中心、学生活动中心、学生服务楼等多样的功能，是高校复合型综合体的创新建筑。它是激活校园生活的引擎，也是教学与生活的发生器。开放、变化、丰富的建筑连廊步行体系，透过动静结合的交融，为师生们提供一个休闲愉悦、畅快交流的新天地。人文学院位于学术人文氛围浓郁、山水自然对话的校园片区；步入其中，岭南之庭、园、水、景共同组成了一座景观建筑群落。同时，九山一水之间至今遗留着商周古墓群，古今相映，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南科大目前形成的种种校园建设景观在如今的大中学校园中，是不可多得的。

何人可

学校文化艺术专家委员会成员

作为 21 世纪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创新基因融入了南科大建筑里。不同学科的建筑功能明显不同，但是都透着建筑美学逻辑。这彰显了南科大追求设计原创性和功能性的价值取向。研究型学院注重科研氛围，教学楼满足大规模学习，宿舍生活设施丰富学生生活，体现人才培养宗旨。书院制的生活彰显着南科大的特色。景观建筑和小雕塑，体现着人文情怀。文化建筑会影响学生，提高审美和理解事物的方式，这种改变不知不觉。正所谓环境育人，文化建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价值取向。中国许多高校建筑融合中西方风格，既有中国传统建筑特征，又大量吸收西方理念，以更

“构建既能体现传统文化又不失现代感的空间环境”

好实现建筑附带的价值属性。南科大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因此未来校园建设需要既彰显南科大的国际化特征，又体现中国文化底蕴。这需要遴选明确的建筑主题与文化符号，构造出既能体现传统文化又不失现代感的空间环境。同时，需要科学文化馆等建筑，采取科技手段讲解并弘扬文化，使学生在了解科技发展的同时深入理解文化内涵。唯有将科技与人文紧密结合，才能培养既具科学视野又有深厚文化素养的时代新人。

“校园建设要有灵魂与风骨”

未来校园建设要锤炼传统文化价值。比如福光村在南科大留下的有形回忆，一是碉楼，二为大榕树。福光村所有的变迁均须融合在碉楼、碉楼背后的主人及其人文故事，从中管窥中国人。同时，校园建设还应凸显骨子里的家国情怀。碉楼建造的初衷是为了防盗防匪。在战乱和社会历史不稳定的环境中，碉楼演绎着百年的历史。中国文化多元开放，灿若星河，我们的基本态度应当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生动的表象、学术的阐述，最终要用中国文化的高度来统帅和引领。在时代的变迁中，大榕树见证了颠沛流离，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村容村貌的变化，见证村民为了建设大学整村拆迁的情感变化和巨大牺牲。而碉楼主人的坚韧、开放、改革创新、顾全大局和家国情怀，更可

刘晓都

学校文化艺术专家委员会成员
坪山美术馆馆长

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传递给师生和后人。再者，在进行校园建设时，还应坚持文化高度。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应该用建筑的实景去挖掘和探索所形成传播和倡导的文化价值。

当然，我们的校园建设要坚持南科大属性。要研究锤炼南科大作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特质，南科大本身的特点、属性、文化谱系，在校园建设要起到连接、融合、支撑等的内在作用。建筑与文化关系，多文化的文化体现，功能上的实与虚、元素上的隐与显、风格上的古与今、布局上的散与聚，深入文化的具体体现和学术体现、文化的高度与南科大属性等等，都应该在未来校园建设中纳入考量。 **新知**

责任编辑 / 娄金灿

美术编辑 / 李田

@ 就说 e 句 # 我最爱的校园一角 #

在天气很好的时候，从一丹图书馆二楼出来，抬头可以看到一丹图书馆外墙玻璃映着天空和绿树，把校园的自然景色融进了建筑里，跟外墙上的南科橙交相辉映，是我爱看的校园建筑细节。我也很喜欢一丹图书馆的四楼，那里有一块大的全景落地窗，可以将湖畔美景尽收眼底。

@ 刘浪地球 # 我最爱的校园一角 #

我比较喜欢湖畔，闲暇时我喜欢去湖边的栈道逛一下，路边的山坡上还有很多荔枝树，夏天的时候硕果累累；湖里还有锦鲤和小鸭子，这些湖畔精灵十分可爱，为平静的湖面增添了灵动的色彩。晚上灯光映在阔湖里面，再加上旁边的建筑灯光映照，好像天上的所有星辰都散落周围，特别好看。

@ 木夕 # 我最爱的校园一角 #

我们实验室在创园，那栋楼方方的，一面墙上全都是爬山虎，从外面看的话实验室就好像穿了一身绿衣裳一样，然后从实验室里打开窗户向外望去，也会看到旁边延伸出来的一些枝叶，有些时候那些枝叶还会通过窗户长到建筑物里面来，我觉得这给我枯燥的实验生活增添了不少的色彩。我可能更喜欢有植物点缀的建筑，植物的绿色会让人有种清新放松的感觉，也给了建筑“美容”的机会。

@ 收坪山午场法罗朱

我最爱的校园一角

我第一次来南科大的时候，一下就被九栋和十栋的研究生宿舍楼的螺旋梯吸引了，我觉得那种镂空的螺旋楼梯的设计很好看，很有高级感，有点像我们做实验攻克难题的时候，不断攀登，一直向上前行，但是却又不是一帆风顺的。

校园建设 我想说

采访 / 颜灵敏

@ 小苏 # 我最爱的校园一角 #

我喜欢未来广场，离食堂、商学院、琳恩图书馆、大沙河都很近，吃完饭、在图书馆学累了还可以到草坪、大沙河边走走，吹吹风放松一下心情。我也很喜欢三教，三教比较新，风格会更加清新明亮一些，设施也比较新，上课体验很好，清晨和傍晚路过总是让人心里有种宁静的感觉。

@ let's go to the II day

我最爱的校园一角

说到我最喜欢的校园景观，可能是大沙河吧。晚上我经常沿着河边夜跑，很舒服，白天经常还可以看到白鹭翩飞，河底还有很多可爱的鱼儿。我也喜欢润杨体育馆。体育馆里有很多运动场地，白天可以来这里打一下球，练练击剑，晚上还可以在操场跑跑步。

@ Miss book # 我给校园建设提建议

结合二线关的故事，打造校园新地标。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五周年，刚好我们学校有二线关路，我们可以结合二线关路做一点活动，或者打造一个新的校园地标，让我们更了解改革开放史，也可以让来学校参观的人对深圳历史有更多的理解。

@ 阅湖有鱼鱼

我给校园建设提建议

学校九山一水，屋背岭遗址这一商周时期墓葬群遗址当年出土了大量商时期和战国前后的遗物，这是继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后的又一重要发现，是广东在当时发现、发掘规模最大的商时期墓葬群，填补了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区陶器编年的一段空白，是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我们有没有可能对这些出土的文物进行活化利用，进一步优化校园建设。

@ Su 易

我给校园建设提建议

我觉得建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其色彩，而南科大的标识色是南科大橙，可以多在建筑中加入这一色彩元素，但也不用太过于饱满。还有就是南科大位于南方，经常下雨，可以多修一点廊桥之类的，连接各种建筑物，以便老师同学们通行。另外，学校的定位是创新型的，所以在各种建筑物的设计上可以不必那么的拘谨，形状上也不必方方正正的，像以前那种传统的建筑物一样，可以在建筑本身的内部结构的安排、外表的设计、颜色的搭配、材料的选择上，采用更新颖的视角，将更多的元素融合进去。

@ 收光明午场中轴泽道林

我给校园建设提建议

学校行政楼和理学院中间有很多木棉树，木棉花是英雄花，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所以我觉得我们学校可以多种寓意很有特点的树，打造一种南科风格的自然景观。南科大树很多，但还是挺晒的。可能是树不够茂盛吧，所以可以多种一些大树，打造林荫大道。还有，可以在一些建筑上面刻上我们的校训，还可以有一个地方展示一下我们学校的建筑史。

师生是校园的主人，是与校园建设成果日常互动最多的群体。学生新闻社在校园里线上线下随机采访了部分师生，谈谈他们眼中的校园，以及对校园建设的建议。一起来看看吧！

@ 有意思的光 # 我给校园建设提建议

目前学校里有很多文化设施，现在校园每天也对外来访客进行一定程度的开放，我们可以把校园里已经有的文化设施以及打算建的文化设施路线串联起来，设计一条南科大文化来访路线。比如要建的文博中心、已经建好的一丹图书馆、琳恩图书馆、音乐厅等。

@ 萱萱

我给校园建设提建议

我听说有爱心人士在我们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捐赠了两栋古建筑给学校。正好我们也有客家碉楼，是不是可以把捐赠的古建筑和我们的客家碉楼联系起来，变成我们南科特色新地标。感觉校园里现代感和古建筑的历史感碰撞起来，会挺有意思的。结合碉楼和捐赠的古建筑打造传统文化教育展示基地。

责任编辑 / 颜灵敏

美术编辑 / 李田

2023 总012期

南方科技大学 建筑项目获奖部分汇总



理学院

2021 年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结构奖

工学院

2022-2023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
2021-2022 年度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2022 年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
2022 年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
2021 年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
2020 年广东省工程优质结构奖
2019 年广东省质量示范项目奖





商学院与第三教学楼

2022 年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
2021 年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结构奖



办公楼

2021-2022 年度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2021 年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



国际会议中心

2021-2022 年度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2021 年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21-2022 年度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2021 年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

南科大中心

2021-2022 年度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2021 年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



二期学生宿舍

2022-2023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
2022 年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
2022 年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

资料来源 / 南科大总务君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 / 姜金灿

美术编辑 / 李田

在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

2007年3月



南科大校园建设拆迁安置工作启动
2008年初



生物楼移交学校
2017

校园建设二期工程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2017年3月



2010年9月
校园建设一期工程
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2013年9月
南方科技大学新
校园正式启用



2018年6月
润杨体育馆移交学校使用

2019年9月
二期项目新学生
楼移交学校使用



SUSTech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南科大校园建设大事记



及台州楼移交
使用
2020年9月

二期项目工学院、办公楼、人文社科学院、南科大中心移交学校使用
2020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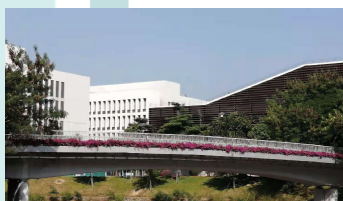
二期项目理学院、商学院、公共教学楼移交学校使用
2021年6月



第三科研楼项目开工建设
2022年6月

月
宿舍

2020年10月
凌菊路4号桥移交学校使用



2023年2月
医学院项目开工建设



2023年6月
综合训练馆，南科大附属医院(校本部)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资料来源 / 基建办公室
美术编辑 / 邹熠



叙事专题



小时候，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幻想：握剑踏水穿山林，横刀对酒行江湖？

幻想着自己某一天也能练就一身绝世的本领，飞檐走壁，惩恶扬善？

有人说，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武侠的梦，它也许起源于儿时在父辈口中听到的一个个英雄故事，又或者是一本本让人沉醉的小说、一幕幕扣人心弦的话剧电影……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埋藏在心里的那个幻想是不是早就随风而逝了？而自己对“武术”的理解也永远停留在了那些凡人所不能及的特效动作上？仅仅认为那是一种“来源于生活”而又“脱离于生活”的艺术。

真的是这样吗？

有人说武术是杀伐之术，脱胎于战场，兴起于民间帮派，乃是杀人之术；有人却说武术不过是徒有虚名，练了十几年，连街上的混子也打不过，宛如鸡肋；有人说武术大隐于市，存神而不见其形，修身养性而不争名利；有人却说真正的武术早

就不在了，热兵器的诞生早就抹去了它生存的空间，就如同老舍笔下的“断魂枪”，是个被时代淘汰的老旧事物……

可叹而又可笑，有多少人心中曾燃起过武与侠的梦，却从始至终都不知道“武”到底是什么。

武术可以很狭窄，只是拳脚功夫，一方为防身，一方又是健体；

武术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

武术甚至可以成为一种信条，衍生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的信仰……

它早已不是一种技能或者艺术，而是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符号，我们自可以从中解读出种种不同的答案。

这些答案可能都是对的，凡心所信，皆为真理。



作者 \ 武丁

武⁷

西周

1 2 3 4 5 6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有人说——止戈为武。

把“武”这个字上下拆开，上为“戈”，下为“止”。

《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

公元前597年，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之中。那时，楚晋之战以楚胜为终，楚庄王也因此一役称霸。

被后人所称为持有力量却向往和平之意的“止戈为武”，就出于这位新兴的霸主口中。可我们往往忘记了，或者选择性地忽略，身为东周有名的好战之国，楚国那庞大的版图到底建立在多少灭亡的诸侯国之上？“止戈为武”，不过只是胜利的王者定下的规则而已。

实际上，若是问起一个汉字的根源，三千余年前的大商留下的片片龟甲与股骨上早就写满了答案。

再去寻觅“武”之一字，它与如今的汉字非常相似：“戈”依然是“戈”，“止”却分明是一只手的形状。它描绘的分明是一名执戈的士兵，而非楚庄王口中所言“停止战争的和平”。

“武”之义是为征伐，起源于战争，本就为战争而生。当胜利者横扫六合八方，立威天下，登基而为王者，方可称“夫文，止戈为武”！

这本就是一个充满血腥的字眼，只是后世或有意或无意的传闻让它有了和平的意思，有了礼仪之感。这不就是一种曲解吗？

与“武”字相比，传统武术亦有着相似的命运。

人类与各种事物的争斗早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开始，在人口密度达到需要相互争夺资源之时，搏杀的对象是自然中危害人类生命的野兽或者用来充饥的猎物。这时显然并无当今意义上的“武术”存在，而只有技巧与协作。这就是武术的雏形，而这种雏形在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开始后很久都没有质的突变。

我们手中的武器随着时代的发展，从最初的耒，到商代的戈，到春秋至三国存在的戟，最后到一直使用的长枪……这些都是古中国军队中常使用的武器，被拿在一个个最普通的士兵手里，布以军阵战法，恒加训练，就能成就一只只强军。这个时候，武术亦没有真正的出现，而是以搏杀的技巧在军中流传。这或许就成了最初的武术，为执掌军队训练的教头从经验中总结、传播。

“拳脚”，这个武术中如今最常被人谈起的东西，是在明代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第十四卷《拳经捷要篇》，第一次将“拳”写入了军事著作中。不仅如此，戚继光的这部兵书还纳入了众多的武术技术，同时是一部重要的武术书籍。

“既得艺，必示敌”，与对手的搏杀方为武术的目的所在。既脱胎于战场，所面临的即是死敌，什么武德与礼德，在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存在。武术的诞生与发展过程中，也不可能存在什么“以德为先”的习俗，它从生来就只有一个目的——制敌于死地。

武术同“武”一样，生来就是一个血腥的词，它就是为了杀人的啊。对于武术本身而言，除此之外，皆为“邪道”。

也正因为其如此特殊的目的，研习武艺者，也必得修身养性，是为铸鞘藏锋。毕竟拿生命开玩笑，不管是敌人的还是自己的，总归是不好的。

但也正因如此，流传至今日，这种传统的武术家的礼仪反而更令人印象深刻，于是人们往往会忘记武术那血腥的真实面目——当然，到了如今，它的那一面不可能展现出来，也恐怕没有能力展现出来了。

武术之于战场，是没有规则的，一名士兵不会因为敌人赤手空拳就放弃自己的火枪，也不会因为遇见拿着刀的敌人骑兵就从坦克里钻出来与其使用冷兵器对抗。

它只有一个目的，制敌于死地。

乱世习武，盛世习文。如今战乱已经远去许久了，武术也因为热兵器迅速的发展而远没有过去那么重要。

但是，切不可忘记，执戈为武，而非止戈，这是一种思维，而非单纯的武术。

世界依然是弱肉强食，唯有立于巅峰者才能说出“夫文，止戈为武”这样的话来。 **新知**

责任编辑 / 张郁洁
美术编辑 / 郑凯晟

南拳北传觅薪火

继往开来寻续章

作者 \ 沙长恩

武术打假，在前几年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精通“闪电五连鞭”的大师竟然轻而易举地被业余的选手击倒在地。倒下的不止是一个大师，更是对传统武术的推崇。一时间，“传统武术”竟成了一个人人声讨的过街老鼠，被标榜上了“欺诈”的字眼。

所谓的大师自然代表不了武术本身，一门一派也代表不了武术，武术究竟是什么？它传承千年，难道真的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露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它又为何看起来，不堪一击？

先不说某拳王身上亦有着“戳脚翻子”与“中国跤”的影子，我们先从源头说起。

最开始的武术，只限于长兵器，因为在武术起源的千年之前，人类成建制地踏上战场，在土地上厮杀，他们手里拿的便是长兵器。

这里的长，大概是三米以上的长度。

你可以说双刃的剑造型正直，招式刚柔并济而飘洒轻盈，是“百兵之君”，但是它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兵器而诞生，在历史上更重要的地位是在祭祀与权利上，而非战场。甚至在东汉之后就完全退出了战争的舞台。

你可以说单刃的刀形态粗犷，招式大开大合而凶猛霸道，是“百兵之胆”，但是它的起源也不过是一种小巧的自卫工具，汉代之后才开始被当做重要的武器，而到了魏晋之时则主要被当做礼器使用。

俗话说得好——“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

它们都是短兵器，在残酷的战场上注定无法大放异彩，尤其是当骑兵出现在战场之时，这些武器在步兵手里根本不可能对他们构成威胁。

所以长武器，便在冷兵器的时代里长盛不衰。

“拦拿扎”，区区三个动作，勤加练习，就是沙场上一名熟练的士兵；组成军阵，环环相扣，就能用双手对抗西域铁骑；改制狼筈，灌油涂毒，便能轻松杀死以剑道闻名的东洋武士……虽然当一名士兵拿起长枪，就注定成为了战场上的消耗品。但是数千年来，这种残酷的消耗让长兵器早已染尽鲜血，奠定其在战场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退役的老兵衣锦还乡，伴随多年的兵器从此再难相见。除了这一手枪术，他们从战场上什么都没带走，但是偏偏这枪术，也因为个人练习不易以及携带不便而难在民间施展。于是他们或习得、或总结出枪术只好空手施展，这才演变成了拳法。

传言中“太极十年不出门，八极一年打死人”的“八极拳”，便是脱胎于“六合大枪”，而民国时期传说中的八极高手李文，亦有着“神枪”之名。

枪到拳的演变是威力的降级，却是中国人保存技艺的智慧。它的确有着技击的能力，但是万万不要忽视了，对这些因种种限制无法施展的兵器武艺的继承，才是这些拳术存在的初衷。

因此，你也许能够明白了，为何中国传统武术中的“拳”，大多数难以与现代搏击与散打抗衡。一种是传承械斗而生，而另一种则是为体育竞技定制，前者对上后者，若是轻易取胜，才是令人惊讶的事情。当然，骗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正因如此，可也万万不要忽略了，“拳”从来无法代表中国武术，现代的搏击也从来没有战胜过传统武术。这二者就像剑道与空手道，根本没有办法站在同一个擂台上战斗。将他们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比较，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智的行为。

刀、剑、骑、射、枪、戟、棍甚至暗器……为何单单是他



们衍生出的“拳”被战胜了，他们所构成的“传统武术”就被否决了呢？

到底是人们被迷惑了，还是人们愿意被迷惑呢？

是的，有些质疑并没有错。太多的东西衰败了，见不到了或是即将见不到了。

“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

老舍一笔《断魂枪》，道尽了当代老一辈人的辛酸。洋枪洋炮砸开了大清尘封数百年的国门，飞速的变化让无数人措手不及。传统的那些东西就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支离破碎，旧的秩序被这些新鲜的东西所摧毁，而新的秩序完全没有被建立。之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心里则是充满了困惑、迷茫与无奈。

而这也是为何，那么多崭新的思想会在那个时代喷涌而出。那么多知识青年走上不一样的道路——实际上没有谁是错的。大家都只是为了同一个国家去寻求未来，都只是可怜的炮灰，在历史的洪流中要么被裹挟着前进，要么被碾成齑粉。只有最

终幸存下来的家伙才算是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他们是幸运而理智的，因为他们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那个时候的武术也同样努力学习着变通，原本“传男不传女”“一脉传单”的武术也不再拘泥于这些腐朽的传统。传武者将武术的一个个动作编纂为套路，以完整连贯的动作传教，让武术变得更容易学习与记忆，这也是如今的套路武学——它的出现，不过区区百余年。

这样的变革自然影响了武术界，短短几十年内，优秀的武术便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衍生出种种不同派系，甚至几度掀起习武热潮。

然而，武术本身，便已经跟不上这时代了，它漫长的修习周期与对天赋的苛刻要求让它变得似乎没有意义。毕竟后膛枪与火炮的应用让武术家早就成了一个笑话——血肉之躯，何以对抗火与钢？

哪怕是那些年代，李存义、张之江……以及后来的万籁声、刘云樵、叶问……几十年的不断努力，只是让“国术”苟延残

喘。它的确残存下来了，却也仅仅是“残存”而已。

时代变了，传统武术本身却从未改变，没有多少人再愿意花费几十年去苦练一门让自己一时冲动就进班房的杀人技，就算愿意，也很难有符合其条件的天赋。更重要的，也没有多少师傅愿意将那些真正的搏杀之技艺传给来路不明的学生，又或者如同沙子龙一般——没有谁的天赋承载得起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东西，宁可绝迹，也不能埋没于庸人手中……

如今，我们也许知晓了这些传统的东西的珍贵，可是时代更快了，快到日新月异，快到几年前的知识就已经落后于时代。

而真正的传统武术还在无人问的角落，等待着哪个天才用自己的一生去锤炼与打磨，然后再搏一个完全不可知的未来。但是不论如何，有谁愿意花一生时间去追求它呢，太慢了罢。

从南到北皆有武术……咏春与八极甚至打开国门走向了世界。可是他们早就变了，变得不像自己原本的意义，屈服于这个快到疯狂的世界。

只不过，说是“屈服”，却也没有那么合适，因为“变化”往往才是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东西。

“功夫再高高不过天，天赋再厚厚不过地。”

天下之大，又何止区区一个中国；武学之广，又何在什么哪个时代？勉强求全等于固步自封，所谓大成若缺，又有哪个东西千百年来能一成不变地流传呢？

南拳，又何止北传啊？



多少人，曾经诞生过一个武侠的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梦想也许消失不见，也可能依然埋藏于心中，而更有寥寥，让它成为了理想，踏上了一条追梦的道路。

追梦者，或拜师学艺，或入武校学习，考上些段位，成了表演者或是运动员；又或者有些人，投身历史与茫茫书海，或在现实中追寻那些武术的故事；还有些呢？执笔行文，在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里，续写国术与武林……

他们都是追寻武术的人，但是这被追寻的武术，到底是个怎样的东西？这个故事，也许该从近一点的时候说起。

“拳有南北，国有南北吗？！”



罗仲贤 粤人
师李存义

仲贤曰
人有南北 道无南北

——《近今北方健者传》

出自《一代宗师》中宫宝田的口中的一句话，道尽了那个觉醒年代的习武之人的意志。乱世自古多英杰，在那个国家危难的时候，中国人探讨着各种救国的途径——德先生、赛先生、马克思主义……而这无数思想碰撞带来的，便是新文化运动。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是文人所选择一条救国路，那么于1912年成立的“中华武士会”，就是武术家所尝试的另一条道路了。

这个多见于传记野史，而少有官方资料记录的组织，是真实存在的，其建立者便是中国的形意拳大师——李存义。

火枪在中国的普及使得依仗名望和冷兵器的镖师被历史所淘汰，为了自己的生计，他们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方向。各种各样的武术组织便如雨后春笋般在那个时代出现，这是武术家们从独闯江湖，到开门授徒的转型。中华武士会本应该亦是这样普普通通的一个组织，但是他经历过一次名字的更迭。

从“中华武术会”到“中华武士会”。

一字之差，却是理念的根本性不同，前者为“技艺”，而后者为“人”。

“吾中国，近年以来屡遭外人侮辱，国风之文弱与士气之不振，则为其原因中之过且大者无疑。”

“今同人创立此会，募集击技名手，广设传习所，以求普及，期我国民自兹以往变文弱之风而成坚强之习也。”

这是中华武士会成立之告，是它的初衷，也是它在那个组织无数的时代脱颖而出的缘由。它是应运着时代的需求而生的，吸引了无数有志之士前来加入。

《一代宗师》中宫宝田口中的话就来源于武士会中的罗忠贤之口——“人有南北，道无南北”。如今我们去翻阅那个时代所留存下来的照片，甚至在武士会的学员中，我们亦能看到年轻的周恩来总理的身影，足以得见那是一群思想先进而志同道合之人。

先进之思想，救国之目的，有志之青年……中华武士会的这一切推动着它的繁荣，亦推动着武术变成了“国术”。自此之后直至1936年，国民政府亦成立国术馆，开展武术竞技，让“国术”名副其实。

而在战争全面开始之后，无数习武之人亦走上了战场，国术馆的成员亦是如此，馆长张之江成为第五军区李宗仁的高级顾问，而教习宋茂田甚至参与台儿庄、昆仑关、鄂西、湘西等多场会战。

武者义士投身战场，不知多少马革裹尸而还。在之后又解放战争爆发，一串接一串的动乱让原本有了兴起势头的武术再次沉寂。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当我们探寻“国术”的时候，我们想要找到的究竟是什么？

在百余年之前，中华武士会一众能人义士所追寻的，大概

就是足以“强种救国”的一条救国之路吧？

那么今天，我们所追寻的，又究竟是什么呢？

当我看到网络媒体上关于“武术”所留下的一片狼藉，顿时明白了，大多数人口口声声说的武术，应该是“真正的功夫”。

我们看着武侠剧，读着武侠小说，于是对于那神秘的武术自然充满幻想与好奇，自然无比地期待。哪怕人们知晓它们并不是真正的武术，却也拉高了人们对武术的期待。而当武术与现代搏击散打相碰撞，显出颓势，自然让人们无比地失望，怀疑自己受到欺骗，也许正是这种被欺骗与怀疑之感在心里无限地放大，才让一些不够理智的人迅速扭转态度，对其一片唾骂。

我无法对此去评价什么，因为武术作为一种技艺，的确在百十年里改变了太多太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因《少林寺》等电影的影响，学习武术的热潮席卷全国，那段狂热虽然只持续了数年，却切切实实地改变了战争之后武术在中国的地位。

即使在南科大这所年轻的大学里，我们也能找到咏春社、武术队以及国术社。也出过李岱峰这样在广东省大学生运动会的武术项目上夺得冠军的学生……

我很难说这些似乎比较冷门的社团里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功夫”，因为这个词在现在太重了，有着并非谁都能够承载的重量。

但是，传统武术就一定得是“真正的功夫”吗？当我们找不到它的时候，可不可能是因为我们找的东西根本就不对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如今所言“武术衰落”的真相。

在各个大学都能找到的“表演武术”，在舞台上当众展示的“硬气功”，在电影里化作拆迁大队的“动作戏”……它们是武术吗？它们又为什么不能是武术呢？

“古传散手，现代散打”，你可曾明白，隶属于体育竞技的散打项目，就是无数中国武术的集合体？是以蔡李佛拳为核心、集百家之长所衍生的现代武术？其之于武术，便不过是后膛枪之于前膛枪而已，完全可以看作传统武术的一种进步产物。

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难道中国流传千年百年的武术就一定是一尘不变的吗？在那个觉醒的年代，它尚且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到了今天，它不能再继续变化下去呢？

那表演的套路与戏子的动作皆可称为武术，是为艺术之武术；而散打与器械格斗亦是传统武术的延伸，是为实战之武术。

武术从没有衰落，从没有真正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它只是变了一个样子，变成了这飞速发展的时代所需要的样子，用一个崭新的面容去顺应这世界的大变。毕竟传承，就是以不同的人为载体，而变化，就是以新鲜的血液带给其活力。

我们常说，“薪火相传”。传承就是那一团火焰，而继承者，则是那燃尽自己的柴薪。不同的柴薪会烧出不同的火焰，会产生不一样的气味，但是他们都在时间的流逝之中将自己的



一生注入了火焰之中，那么当这团火在下一根柴薪上燃起，自然也是不一样了。

传承的火焰从未熄灭啊，只是变了颜色，于是一晃神，人们竟认不出来了。

不过我相信，对许多人来说，这可能不是他们所想要的答案。因为这一部分人所追寻的武术，也许真的只存在于过去。

所追寻的是那理想的江湖，那心中最初所憧憬的需要无数时间锤炼而成的功夫。又或者，是罗忠贤口中的“道”。

但是这都没有关系，武者为士，它早就成了一个符号，篆刻在了这古老国度的文化之中。它或许就是一种理想，以不同的形式埋藏在每一个依然坚定追寻它的人的心中。只要你坚定地相信自己心中的“武”之存在，便是这传承路上的一方柴薪。

颠簸百十载，随乱几度兴衰，无碍。单取“武”之一字，足以薪火相传。 **新知**

责任编辑 / 张郁洁

美术编辑 / 郑凯晟

习武杂谈

作者 \ 两把刷子

有一周日，我动身去搏击馆，第一次参加武术队训练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距离第一次看我爸打太极拳已经十年了。那时候，我嫌我爸动作太慢，我妈嫌他打拳像在偷鸡摸狗。我说这个是不是越慢越好，他说是。

俩月后他说这个不是越慢越好，这个要配合呼吸。我说怎么配合，他叫我走太极步：并步，圆裆，把左脚往前放，把重心从右脚移到左脚，再移回来，撇左脚，重心移到左脚，右脚跟过来，这就是一步。这也是我习武的第一步。后来跟他学了陈氏太极精要十八式，他说这东西真的能打人，“你比如说云手”，说罢用云手把我从西边扒拉到东边。我从此对其实战功能深信不疑。

意识到我被他用绝对力量耍了的时候，是十年之后，我已经正式加入武术队了。我在想，为什么他一个云手能使我位移两米，为什么他永远可以用不同方式对我实施反擒拿，但反过来的时候，我却被他擒得死死的？

于是我也开始练力量，练发力的方式。武术老师其实没教我们发力——一开始教了，但是大伙儿零基础，老师根本传达不到，于是就算了。后来大家打出来的拳其实就是个架子，算不得拳。进武术队后我琢磨这个事儿，看到太极的发力要“整”，



是从命门顶出来的力，用全身给抖出来。学会发力，这恐怕才是习武真正的四分之一开端。另外有四分之一是抗击打，这个还没开始练。

那还有二分之一，我觉得是武德。说起武德，有人会提到那十条武德守则：热爱人民，精忠报国；弘扬武术，以德为先；崇尚科学，求是创新；强身健体，文武兼备；遵纪守法，伸张正义；维护公德，尊师爱生；爱岗敬业，勤学苦练；团结友爱，谦虚谨慎；诚实守信，知行统一；仪表端庄，礼貌待人。这些在我看来，是在说武德，又不全是武德。德，是要因人而异的。对有些人，放下屠刀便是德，而对那些从未拿起屠刀的人，便有另外的说法。于是乎，大家的德不同，其实还是因为经历不同。2011年前开始练太极拳，以及2021年进武术队，我倒希望它们都是我的福气。没想到间隔十年的东西，中间还停过好久，我居然会在今年捡起来。说起来，小时候习武，还会在同学面前装一装；长大了才发现，原来陈氏太极精要十八式，居然会那么的难，我哪有什么资格说自己会一套拳呢？

我在一年前，摸着自己僵硬的大腿和胯，犹犹豫豫地告别了武术套路，从此不再奢望把脚扳过头顶还能笑眯眯地和人唠嗑。后来我在传统武术的班上介绍自己，说：

“我以前练竞技武术，一年365天，65天在受伤，300天在养伤。”

又说，“听说这边有八卦掌。八卦掌我喜欢啊，屁颠屁颠就过来了。”



运动会开幕式上南科学子进行武术表演 ▲

又说：“来了发现还有螳螂、八极，太好了，跟着学呗！”台下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师父也在笑。

师父是师父，我们却不是徒弟，是学生。师父说收徒责任很大，而且很看机缘，不敢轻易收徒。这里面其实有两件事，一是悟性，二是武德。师父之所以来大学教课，他明面上说是因为我们有悟性，却没提到武德的考量。这是重要到都不用特意去说的东西。而悟性这一点，我确实没想到过。

悟性高不代表聪明。一直以来，我怕自己太聪明。习武既要聪明，也要笨。八卦掌六十四手，你能化出一百二十八般变化，但是每天的桩步必须要蹲；师父讲的散手，你学会了开内门就想到了走外门，但还是要在大清早，用胳膊对着足球门柱“铛、铛、铛”地撞。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就是这个道理，看星空不看脚下，容易摔。聪明人最怕想得多、练得少。学技法，要足够聪明；练功夫，还得是笨人。这个道理，我今年才明白。我想我已经足够的笨了。

我们学的是尹派的八卦掌。尹福从八卦掌祖师爷董海川那学来掌法，传给了一个叫宫宝田的人，宫宝田又把它传给刘云樵，我们的师父管他叫师爷。我怀疑《一代宗师》里的宫宝森和宫宝田有点关系。电影里，宫老爷子目光灼灼看着叶先生说：

“叶先生，你能掰开我手中的这块饼吗？”

不入武林，怎知林壑幽深？小时候，我真以为他们只是在饼上较劲。后来我发现，手上有没有较劲已经不重要了，电影里说得对，比武也可以比想法。其实习武学的也是想法，是

走外还是走内，是用阴还是用阳，他体格比我壮怎么办，他胳膊比我短又该怎么办？杀伐决断，出手可以变，但不能停，不能悔。我出招犹豫、慌忙躲避、脸上挨大耳刮子的时候发现，最让我后悔的是后悔本身。后来我听一位老师讲《孙子兵法》，特别兴奋，跟我旁边的哥们儿说：

“这玩意儿跟打拳一样！”

我似乎把武学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但是哲学有时候不能当饭吃，尤其当我发现传播武术有点困难的时候。参不透人的哲学，对武的理解再高，也找不到愿意一起学拳的人。相比于在中国大陆，师父这一派功夫在海外倒是流传甚广。好容易有这机缘，我想让师父这一脉在深圳传下去。师叔也有此意，他说这一门走不出武功盖世的豪侠没关系，但是得有人传下去，得把门打开，得带人进门。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里头是有好东西的。

后来我听说他们有人每半年，或者每一年，都要抽出连续的一段时间，或三五天，或十天半个月，坐飞机千里迢迢来找师父学拳。有一种很古的风尚。这时候我就觉得这“武术香炉”的烟，终究能克服一些东西，飘到千里之外，飘到明天。

我也想当那个一直习武、传武到猴年马月的人。 **新知**

责任编辑 / 张郁洁

美术编辑 / 郑凯晨

百团大战活动中南科学子进行武术表演 ▼





埃非·杰曼诺夫 (Efim Zelmanov) 是菲尔兹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西班牙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数学学会会员。202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19 年 2 月起任南方科技大学数学系杰出访问教授、深圳国际数学中心（杰曼诺夫数学中心）主任，2022 年全职加入南科大任讲席教授

数学研究 99.9% 时间 面对的都是失败

Efim Zelmanov
——专访杰曼诺夫教授

采访杰曼诺夫教授是在一个天朗气清的上午，当我们的采访团队进入到杰曼诺夫数学中心时，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块写满各种数学公式的贴墙黑板。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杰曼诺夫教授的办公室。

他似乎早有准备，一边热情地欢迎我们，一边招呼我们坐下，眼神和蔼亲切，时而可见胡子下面的微微笑意。坐在椅子上，我们开始了采访。

§ 走上数学之路：解决古老难题就像进攻城堡

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们关心的第一个话题，便是杰曼诺夫教授是如何走上数学道路的。杰曼诺夫教授分享了他的成长岁月。他在西伯利亚长大，“我很幸运我有一个好老师，大约12岁的时候，我注意到自己对数学的渴望。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想成为一名数学家。”在那个时代，成为一名数学家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之一，是一份很多人都向往的工作。当时很多中学生宿舍的墙上除了挂一些足球、曲棍球运动员们的海报，也有很多数学家、物理学家的海报。这两种职业也是最纯粹的、不受外界干扰的。1972年，杰曼诺夫进入当时全国排名前三的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学习，这为他研究生阶段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平台，在当时大学的讨论班里，他获得了许多科研灵感。

杰曼诺夫教授在本科毕业后顺利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在那时，学校里形成了浓厚的代数研究风气，他也是在这个时期接触到了伯恩赛德猜想(Burnside conjecture)，这个猜想在当时非常出名。由于每个人都知道伯恩赛德猜想，而这个问题和他所学内容并不是非常相关，因此他最开始并没有专注于这个问题。但在周围师友的启发之下和思考不同领域问题的时候，伯恩赛德猜想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于是杰曼诺夫教授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他问自己：“全世界这么多在这个问题上投入多年的教授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有哪些不同于他们的技能？我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肯定也会有自己的答案，但是显然应该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约当代数了（杰曼诺夫教授在约当代数的发展中有重要贡献）”。同时，杰曼诺夫教授意识到这个猜想可能要用一生来解决，要么成功，要么迷失在某个角落。“这就像是在进攻一座戒备森严的城堡，随着年复一年不断地进攻，逐渐地你会发现你已经站在了城堡的某处墙面上，并且稳稳地停留在那里而且没有任何损失。一步一个台阶，最后你发现，这个问题似乎已不再困扰你了，因为你已经看到答案了。”

1994年，39岁的杰曼诺夫获得了数学界的最高学术成就——菲尔兹奖，以表彰他解决了伯恩赛德猜想(Burnside conjecture)，这个1902年提出的猜想是有限群理论中最古老并最有影响的问题。



杰曼诺夫教授在解答学生问题 ▲



杰曼诺夫教授为《南科新知》写下寄语 ▲

§ 全职加入南科大：在这里能做的更多

“对数学和所有基础科学的尊重是中国的传统。深圳作为一座创新城市，在以数学学科为基础的信息革命中走在世界前列，我很荣幸成为南科大的一员，并期待为深圳数学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在2022年9月14日南科大举行的聘任仪式上，杰曼诺夫教授说。

从2016年开始造访南科大，到2019年初在南科大担任访问教授，再到全职加盟，杰曼诺夫与深圳和南科大的联系越来越深。他说，他能感受到深圳这座城市充满着能量。之所以决定留下来，是因为他在这里“能做的更多”。“南科大上下都非常能干，充满活力。他们知道自己想实现什么。”杰曼诺夫表示，有些外人可能会说，有更多的老牌大学被认为是更好的或有更高的排名。但这评价中有一个隐藏的关键词是“既定的”。“既定的”这意味着它们往往很难实现一些改变。南科大是一所飞速发展的大学，在深圳市的帮助和支持下，师资力量齐升，科研成果百花齐放，他对南科大的未来充满信心。2019年，杰曼诺夫出任深圳国际数学中心(杰曼诺夫数学中心)主任。这是深圳市设立的诺奖实验室之一。“深圳国际数学中心(杰曼诺夫数学中心)就像我的一个孩子，在这里，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杰曼诺夫这样评价自己在南科大的事业，

“如果把人才比喻为大海，我希望我们的数学中心能成为一艘小船，去发掘、指导更多学生。”

§ 分享数学“心经”：理解思考令人着迷

提及许多同学觉得数学分析和线性代数学起来很有挑战性，对此，杰曼诺夫教授认为，“数学分析和线性代数是未来任何工程课程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以线性代数为例。机器学习(ML)、人工智能(AI)等这些都与线性代数密切相关。在他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多维的世界。一个物体，比如一辆汽车，可以用许多参数来表征。这些参数组成了一个矢量，它是多维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学习线性代数的所有知识。

而对于什么是数学能力，杰曼诺夫教授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数学能力本质上是对一个数学问题进行长时间思考的能力”。他说道：“这很难，因为99.9%的时间我们面对的都是失败，我们可能需要花上几周、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一遍又一遍地审视一个问题，尽管如此，我觉得这个思考的过程本身是非常令人着迷的，我对它依旧充满激情。”

与此同时，杰曼诺夫告诉我们，“觉得数学难”是很正常的：“数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有2000多年的历史，2000多年来，它一直很难！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发明了一种学习数学的新方法，你不需要努力学习，不要相信他们，因为这不可能真的。”

杰曼诺夫教授还建议我们多多尝试自己解决问题，尽量避免为了完成作业而盲目地抄写答案，“无论是微积分，线性代数，还是其他任何东西，都要尝试自己解决问题。完全靠老师教会

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学习才可能完全理解数学。如果你在了一本数学书的结尾看解，它不会帮助你学习这门学科。因为重要的是要学会自己去理解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记忆答案。你需要通过反复的尝试来发现你错过了什么，这个过程充满了挫折和魅力。”

我们留意到近年来，媒体上也时不时会发布一些数学家解决难题的报道。对此，杰曼诺夫教授表示，“当我听到像解决某某难题的数学新闻时，我总是很谨慎。”因为通常地，数学家们会写下理论和证明，并把它们存入档案，其他数学家检查它们需要很长时间。他举了个例子，日本著名数学家望月新一在许多年前就发表了证明ABC猜想的论文，然而大多数人不相信它，有些人还指出了论文的前后矛盾之处，但作者并不信服，所以直至今日它仍然是悬而未决的。

在生活中，杰曼诺夫教授特别注意劳逸结合，他告诉我们，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散步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思维的放松有助于之后思考时精力的集中。而在过去的25年中，杰曼诺夫教授去过上海、北京、杭州、香港等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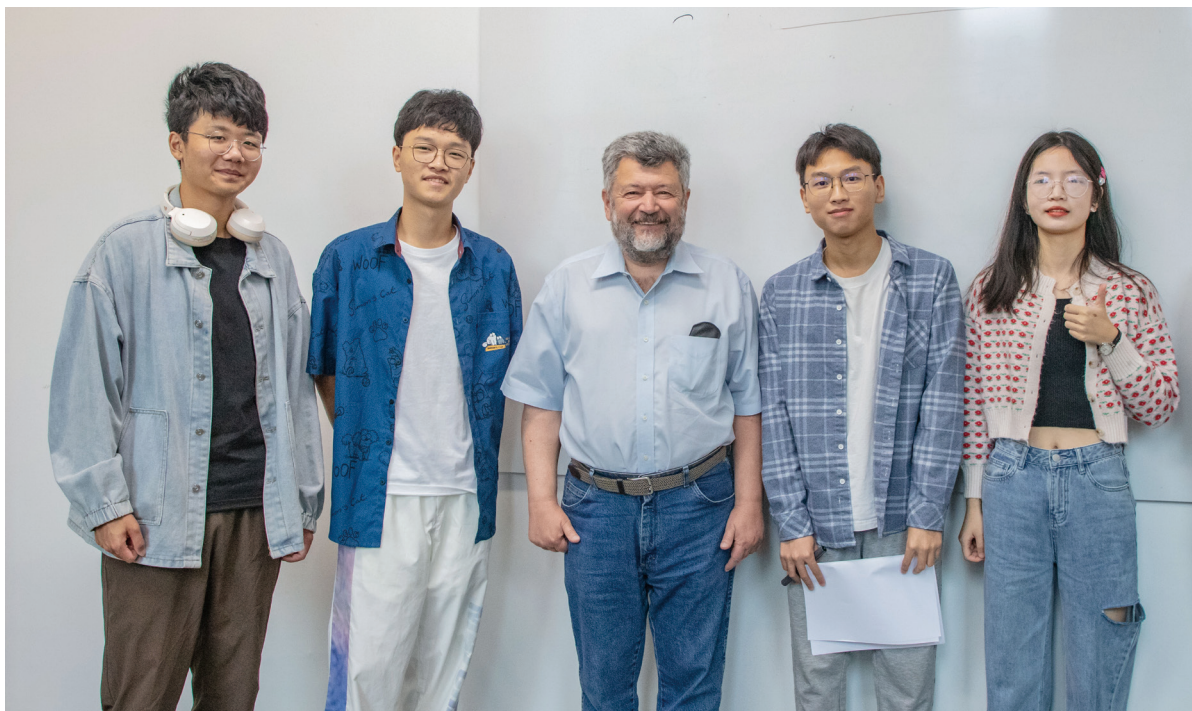
在问完了所有准备好的问题之后，我们的采访小队和杰曼诺夫教授拍了合照，礼貌道别。我们注意到，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采访过程，杰曼诺夫教授一直非常温和，眼神始终如一汪清泉，谈吐得体，语气柔和，大概这就是对数学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所带来的平静吧，让人发自心底地敬佩。 **新知**

采访 / 黎深 娄金灿 陈奕铭

摄影 / 杨如涵

美术编辑 / 李田

杰曼诺夫教授接受新闻社采访现场 ▼





人文理工交叉融汇 南科学子跨界『科技考古』

考古学，一个看似传统的人文学科是如何融入“科技”一词？一名理工院校的海洋系学生又是如何跨考进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于南科大海洋系 18 级学生段琛来说这是一段“钟情于热爱”的故事。



考古学中的海洋科学

在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科类选修课程众多，精品荟萃。段琛回忆起自己与考古学就是结缘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席教授唐际根开设的《考古发现与中国历史》课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考古学的知识，好像是打开了通往一片广阔天地的大门。”

在课上，段琛惊奇地发现考古学和海洋科学联系非常紧密，自己在海洋工程专业中学习到的知识，恰恰可以很好地帮助解决一些考古学问题。

“第一节课唐老师给我们讲了考古地层学的概念，我大脑里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就是我在上《普通地质学》学过的内容吗？”

通过后来的学习，段琛了解到考古层位学其实就是地质层位学的移植应用。在考古学中，特别是田野考古技术需要用到各种科技手段，例如航空与遥感摄影、地球物理勘探、3S（GPS、GIS、RS）技术集成应用等等；文物保护技术也需要用到大量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知识，尤其是材料化学的应用。

“我更愿意把‘科技考古’看成是贯穿于考古学整个学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只有给予文物适当、科学的保护工作，才能把珍贵的考古资料保存下来供考古人员研究，考古学也才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每一个考古工作者都不可能绕开科技和自然科学知识直接研究古代遗存。”

这些发现，大大激发了他对考古学的兴趣，此后他便开始花大量时间进行相关学科的研究。一次偶然的机会，唐老师在课上号召同学和他一起参加“攀登计划”项目，即“深圳屋背岭遗址与古海洋环境的人地关系考察”项目。这个项目串联了海洋科学的有关知识。

“我一想，或许我地质学的知识能够派得上用场啊。”出



于兴趣，段琛课后便联系了唐老师。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项目，为他带来了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我非常沉醉于这个过程，因为研究中既能用理性的手段解决问题，同时可以得出有温度的结论。”

从那之后，段琛开始跟随唐老师做各种课题项目，辗转于中国各地实际考古现场，深入了解了什么是考古学，也由此产生了研究生转专业学习考古的想法。

从深圳到西藏的野外考古之路

跨界学习考古学不是一片坦途。段琛在读文献的过程中，虽然可以理解科技方面的内容，但作为一名理工科学生，当涉及到文化方面时就很难吃力。“考古学的主要研究目标是人类，所以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来补充关于人类学的知识，同时学习考古技术。”

除了室内整理与研究，段琛还曾前往西藏日喀则和阿里地区进行室外发掘。在考古实习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一些考古技术，体验了考古工作者的日常生活，也一同发掘的当地人交流了本地的文化习俗。“挖掘本身是非常辛苦的，每天晚上我们做完一天的工作，累得根本无心说笑娱乐，回去之后就直接休息，因为第二天还要起一个大早，去继续我们的考古工作。”谈论起自己的野外考古经历，段琛直言了其中的诸多艰难困苦。



“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过程是震撼人心、充满意义的，这也让我进一步坚定了我想要进入这样一个领域的想法。”

跟随唐际根老师，段琛先后研究了深圳下角山遗址的树皮布石拍、参与了曹操墓画像石“七女复仇”的残石展、进行了江西赣州通天岩的考古调查还有研究了珠江三角洲史前时代遗址的人地关系。“段琛同学给我最大的印象是勤奋、认真、执着和靠谱。他在我们的科研活动中承担过不同的工作，每次都能主动查资料、找思路，付诸实践，并有结果反馈。”唐际根老师对他也给予了很高的认可。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学考古，首先我很热爱自然科学，它是一种揭示客观规律、探索事物本质的科学，有着非常理性、客观的特点。但是同时，我也很喜欢人文学科，我觉得人类文化、历史学等是一种有温度的东西，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意识。我觉得考古学就是二者很好的结合。因此我有着极大的热情想借助我学习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去揭示考古遗存背后的文化内涵。”面对我们的好奇，段琛很坦诚。

“人文理工的学科之间，是没有明确界限的”

谈论起来自己对人文理工的看法，段琛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人文理工的学科之间，是没有明确界限的。就像考古学确实是文科，因为它研究的目标在文科范畴内；但它是纯文科吗？也不是，因为它会运用一些理工科的技术。以我自己的专业为例，虽然海洋系也是理工科，但很多海洋系的同学进入海洋系的初衷也是情怀，对大海的情怀。他们学习的是理工科，但是他们同时也很感性，很关注人文内涵。文理本就不分家。”

科技考古就是一个典型的人文理工结合的例子。段琛认为科技考古即用一些化学、物理、地质学的手段，解释科学的现象，再用科学的现象去推测与人有关的活动。科技考古和考

古学研究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段琛说：“科技考古拓宽了考古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深度和研究的地域范围，是未来考古学的发展趋势，我也希望自己能切身、实际地为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唐际根很欣赏他的态度：“他喜欢考古发掘品背后的‘未知世界’，也乐于寻找解答问题的办法。”

追随理想再进发

在成功考取北大之前，段琛也失败过。但他毅然决然放弃其他知名科研院所的录取意向，再次挑战考研北大文博学院。他的同学非常敬佩他：“段琛是非常有勇气、有毅力的人。发现自己对考古学有兴趣就勇敢地立下决心跨专业考研，而且敢去考北大。当我问他为什么如此坚持，他告诉我，当认准了自己的理想时，就应该从最好的开始！”

进入北大后，段琛的学习生活十分充实。他选择偏生物的研究方向，基本上每天都在做实验；因为本科期间并未涉及太多与医学相关的内容，他需要阅读大量文献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即便是在文科院系，科研压力也很大，他还需要带本科生做一些与科技相关的实验。

“冷门”古人类基因组学斩获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对于段琛来说是一种鼓舞。“帕博得奖会让我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让我看到我所做的都是有意义的。”

对于自己将来的道路，段琛是踌躇满志：“在南科大求学的这段时光，我受益颇丰。日后，我也将不忘初心，走出一条文理交汇的道路，为考古科学永葆不断思考和执着探索的精神。” **新知**

文字 / 车文心
美术编辑 / 李田

尹子宜

漫漫白衣追光时

她是南科大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首届学生，连续三年获南科大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她曾任南科大大学生新闻社校级刊物《南科新知》主编；她在大一时参与创办树礼书院新媒体中心。

她本科期间担任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省级创新训练项目、广东省“攀登计划”校级项目负责人，相关研究被第105届美国免疫学年会（IMMUNOLOGY2022TM）选为口头报告及壁报展示；大三作为 Human Practice 队长带领团队参加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获金奖；以第一作者撰写的综述文章已被 Trends in Immunology 接收。

她是2018级树礼书院的尹子宜。

医学院是梦想的起点

——“临床医学不仅仅是医学科学，
更是面向人的学科”

“小时候奶奶会带我一起看显微镜，镜下有一个个圆圆的细胞、有树叶和花朵清晰的脉络、有旺盛生长的头发丝，再翻一翻《人体奥秘》《有趣的动物》一类的百科全书，从那时起

我就对一切生命充满好奇。”尹子宜回忆起儿时的情景，觉得热爱或许从那时便开始萌生。再后来她开始在学校里学习生物这门课程，高中参加生物学竞赛、创办生物社、参加大学为高中生举办的生命科学夏令营，每一段过往经历都让她更加坚定选择生物医学相关学科作为自己未来的道路。

但是刚刚高中毕业的她并不明确自己在这个庞大的领域里应该具体选择什么细分的专业——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工程、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志愿填报时纷繁的专业目录让人有些眼花缭乱，而入学不需要选专业，能够有机会接触前沿科研的南科大便成为了她的选择。

进入南科大后，尹子宜参加了义务献血、医院门诊导诊、赛会引导等等志愿活动，这不仅让她初步接触到了医院的工作环境，也让她体会到“乐于奉献”给人带来的充实与满足——医学需要探索人、帮助人，以照顾人群为己任。于是在大一结束，她选择进入临床医学专业。

本科五年，最后一年的毕业实习是每位医学生的必经之路。从课本中走出来，到临床中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初尝试。

“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太多太多。”尹子宜坦言，这一年的实习经历让她体会到临床实际与课本理论知识的极大不同。譬如，



尹子宜（右二）在学校解剖课上 ▲

课本里只是介绍了不同类型的手外伤、诊断、治疗原则等等，而当她跟随带教老师参与手外科值班，夜里急诊病人接踵而至时，没有一个病人按课本来生病。

她印象最深的病人是一位建筑工人大叔，左手的拇指和食指被工地的搅拌机搅伤，皮肉碎裂，“我们像拼拼图一样，用针线努力把碎裂的皮肤连着肌肉拼好，尽管手指完全恢复正常的可能性渺渺。”尹子宜回忆道。“靠手吃饭”而手却受到严重外伤，大叔没有表现出极大的悲伤或绝望，说过最频繁的一句话是“这么晚了，真不好意思，拜托你们了”。

当一个个鲜活的病人来到面前，不仅仅是要从他身上去努力对应教科书上的某一个病种，而更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家庭、有社会关系、有心理、有思考、会哭会笑有喜有悲的人。身处一个真实行医环境的尹子宜，也逐渐理解了“临床医学不仅仅是医学科学，更是面向人的学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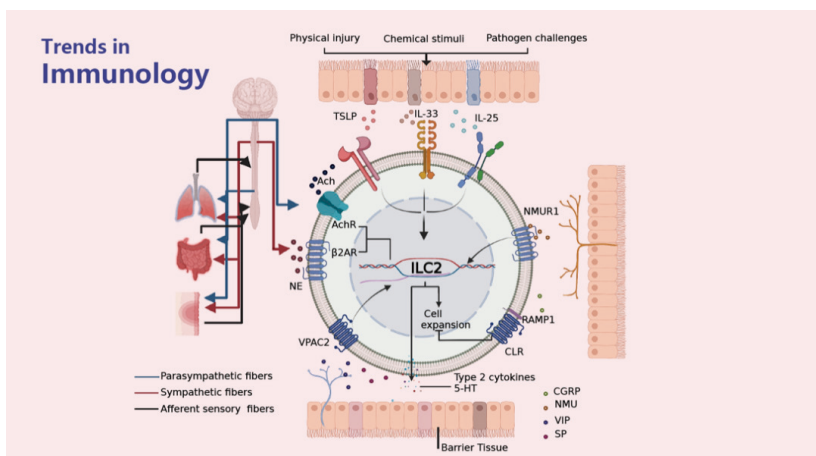
经过临床医学专业四年的学习，在内外妇儿几大学科都轮转了一遍之后，尹子宜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特点，选择呼吸与危重症作为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这个选择，也与她在本科期间的科研学习密切相关。

找准兴趣所在，享受科研乐趣

——“如果把整个实验比作大厦，养老鼠这样的小事就是大厦的基石”

2022年末，尹子宜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免疫学高水平综述类期刊 Trends in Immunology 期刊上发表了题为“Neuro-epithelial-ILC2 crosstalk in barrier tissues”的综述论文，被选为该期综述中唯一一篇 featured article（特色文章）。

文献综述是了解一门学科前沿研究的基础。在学术导师医学院副教授刘泉的指导下，这篇文献综述的种子最初在2020年的夏天即埋下。尹子宜坦言，那时候的自己仅仅大二，属于完全“科研小白”的状态，刚开始一篇文献可能得花两三天才能浅浅读懂，到后来开始慢慢写一些片段，构建综述的 idea，找到和前人不一样的切入点。除了导师刘泉教授，尹子宜也想感谢一同进行综述写作、同为18级临床专业的舍友周雅雯。她们一起在屏障组织的研究中提出了神经-上皮-ILC2单位的概念，为神经-上皮-免疫相互作用网络的生物基础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并指出了屏障组织重大疾病临床治疗和药物研发相关的重要科学问题。



▲尹子宜在 *Trends in Immunology* 上发表的综述论文



▲尹子宜（左二）在临床见习期间与同学们合影

经过两年时间的打磨，文章最终成稿。最后返修的时候是中秋节，刘老师带着尹子宜和周雅雯一字一句地认真校对，揣摩用词。尹子宜印象最深刻的是刘老师提到过的一句话：“‘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诗人曾对是用‘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反复斟酌，于是有了‘推敲’这个含义。以后你们在写任何东西，也要像诗人贾岛一样，反复推敲，反复琢磨，力求严谨精确。”

2020年，被新冠病毒感染导致重症的患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死于急性肺损伤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由于疾病机制不清，主要治疗手段集中在对症支持治疗。“于是我们便觉得如果能进一步在这个方向进行探究，或许能找到一些相应的免疫、分子机制以为ARDS精准治疗提供有用的信息。”尹子宜将这个课题申请为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省级创新训练项目和广东省“攀登计划”校级项目，并担任负责人。课题主要探究上皮细胞因子和免疫细胞互作在急性肺损伤组织修复中的作用，相关研究被第105届美国免疫学年会（IMMUNOLOGY2022TM）选为口头报告及壁报展示。

提起这段经历，她印象最深的是费时费力的小鼠体内实验“养老鼠是一件看起来很小且非常枯燥的事，但是后面会发现

其实这件小事其实非常重要，它可能就决定了你的数据是否可靠。如果把整个实验比作大厦，养老鼠这样的小事就是大厦的基石。”刘泉教授对项目参与者们进行了包括实验设计大方向和具体实施细节的指导。“刚开始做实验的我们有一些实验操作还不够规范，刘老师亲自给我们示范实验操作，真是细节决定成败。”

回望自己在南科大近五年的学习经历，尹子宜认为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很重要。她习惯于把实验课的课程作业当成要发表的论文来写，这样可以提前学习在英语表达中的学术规范。坚实的努力加上高效的方法，让尹子宜连续三年获得南科大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并且得到医学专业推免综合排名专业第一的成绩。

“找准自己的兴趣所在。”科研如此，生活也是如此。尹子宜告诉学弟学妹们，不要为了科研而科研，也不要把学习视为任务，享受其中，才能收获更多精彩。

大学的精彩，也来自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发现能够与人交流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而医生首要具备的一大素质便是交流沟通的能力”

尹子宜对于文字的敏感和热爱从少年时期就已展现，高中时就在校刊上报道过家乡拆除的古建筑。大一刚进入南科大，她就加入了学生新闻社，在这里，她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大二时，她担任《南科新知》主编，后来又参与创办书院新媒体中心并先后担任组长、副主任与主任。

在不同的采访主题中，尹子宜要和不同身份的受访者打交道，跟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人交流：“我发现能够与人交流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而医生首要具备的一大素质便是交流沟通的能力。”2019年的春天，诺奖得主巴里·马歇尔来到南科大讲堂，分享他与幽门螺旋杆菌的奇妙故事，会后，尹子宜



▲ 尹子宜担任主编的《南科新知》杂志封面



▲ 尹子宜与学生新闻社同学采访巴里马歇尔



▲ 首届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与老师合影

和新闻社的同学们对他进行了专访。“那是我刚开始学习人物采访，有些胆怯，是指导老师 Chris 和蔡多学姐一直在鼓励我勇敢发问。”与巴里·马歇尔的问答交流，让她体会到在诺奖得主的光环下，是敢于挑战、坚韧不拔的精神，甚至是为了科学的自我牺牲。“这次采访让我意识到，尽管我们已经获得了许许多多的科学发现，人类已经在这一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短短半小时的采访，尹子宜深受感动又获得无穷力量，让她更加坚定地选择了临床医学这条道路。

在担任《南科新知》主编的时候，杂志刊印之前，尹子宜可能要对着一篇文章反反复复核对十几二十遍：“这让我养成了去校对东西的习惯。不论是在做实验时，还是写论文时。”在学习工作之余尹子宜还会弹钢琴：“弹钢琴能够开发左右脑，对以后从事需要手眼协调操作的临床工作有帮助。”

如今，尹子宜已不在学生新闻社、书院新媒体中心担任职务，但在校内的许多公众号平台上仍然能找到她留下的文字。她在新闻社认识的小伙伴们，也会经常约到一起组织活动聚会。闲时放空，她会去读一些让自己可以放松下来的文字，在她看来，生活的美好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看到好看的景色、遇到可爱的人，我都会把这一天的感悟在脑子里过一遍。”

今年从南科大毕业后，尹子宜将继续攻读内科学博士研究生，不断扎实基本功。未来，她想成为一名临床医生，以“金刚手法、菩萨心肠”救治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同时也希望能够继续探索医学科学的未知领域，为人类健康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新知**

来源 / 树礼书院微信公众号
美术编辑 / 李田

What is Chinese English?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a new variety of global English

by Beatrice Clegg

One of my favourite things about living in China as an English speaker is the signs. Walking around a park or a metro station, you will see such amazing English signage as “no high altitude parabolic”, “ban pedestrians”, or “leave your virtue” (the intended meaning of the this last one is still a mystery to me). In recent years, particularly in major cities,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correct these crazy translations and make China’s English more standard. While I understand the desire to make these corrections, and in fact I even helped to edit our own campus’ signs, I hope some of these special words and expressions can be kept and appreciated as part of a new Chinese English.

If I tell my students that something they have said is Chinese English, they usually laugh, look embarrassed, or even try to apologise. In their minds, Chinese English is Chinglish – funny and wrong – but in fact there is a difference. Chinglish (now considered by some to be a derogatory term, although here I do not intend this meaning) is what’s known as an “interlanguage”, which is a (usually unintentional) mix of multiple languages that creates unclear or humorous results.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is currently an example of Chinglish, because it is too direct a translation and cannot be easily understood in English so it just creates a funny, puzzling effect. However, a similar phrase, “long time no see”, has now been widely accepted in American and British English, and would no longer be considered Chinglish by most speakers. This demonstrates the fluid and constantly changing nature of language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one correct English, but rather many developing types and dialects used by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in different ways. In this article, I will share a littl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nglish,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my expectations for its future.



Long time no C!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nglish

While English had been taught or used in China for trade and missionary purposes since the 18th Century, the idea of a distinctive Chinese style of English really emerged in the mid-20th Century as China sought to present the ‘New China’ to the world. In order to do this, it was necessary to use English to reach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and so newspapers such as the Beijing Review were constantly inventing new English phrases to express Chine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deas. However, they wanted to make sure these phrases and ideas didn’t sound too international and could still retain a clear Chinese identity.

People deliberately deciding to use language variations to help distinguish their nation is common around the world and throughout history. In fact,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American English spellings are different from British English (e.g. colour/color, defence/defense) is that when Noah Webster was putting together the first American English dictionary, he actively chose spellings that were less common or popular in Britain because, “our honor requires us to have a system of our own, in language as well as government” (Webster, 1789, *Dissertation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Similarly, in Chinese English today we can see many phrases that were deliberately chosen to emphasise China’s difference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aper tiger; chairman;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l of these expressions effectively retain a strong Chinese feeling; it is easy to tell they are not native English expressions. Newspapers like China Daily are a good source of thes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hinese English phras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一带一路”, The Belt and Road, is Chinese English because it is a set phrase that captures the feeling of the original concepts, while not sounding too awkward to be accepted. Other expressions, such as the

Chinese mainland have not caught on in other Englishes yet, with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both more usually using mainland China. While such differences seem small,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implications are significant enough that all publications in China are required to follow the correct Chinese English terminology when using English. Whether they will all be adopted by other Englishes remains to be seen.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English Today

Above, we saw the way modern Chinese English was deliberately created from the top down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ut, like all languages and dialects, Chinese English also develops from the bottom up. As people use a language over time, they encounter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that the existing language is not completely equipped to deal with. As a result, it is changed and adapted, and in this way grows organically. Looking at the English of SUSTech students, we get a window into the current natural development of this dialect.

Yeah. BTW, when is the DDL?



In the classroom, I constantly see my students taking English or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and adapting either the meaning or form to create new ways to communicate in Chinese English. One common method of adaptation is abbreviation, as with the word pre (rhymes with tea), which is how many of my students refer to presentations. This is a fairly natural development; it’s just the first syllable of the American pronunciation of presentation, which being both a common word in classroom English and relatively long is a natural candidate for abbreviation.

Another abbreviation, DDL is very interesting to me, because in spoken English it is a syllable longer than the word it supposedly shortens, ‘deadline’. This may be an example

of the abbreviation being created for written use and then adopted into the spoken language, perhaps for humorous reasons. This suggests a self-awareness of Chinese English as a language in development, which is in part being created by users in real time.

Other developments and adaptations seem to be less conscious choices. In Chinese English, the function of timely has expanded from adjective (e.g. “complete your homework in a timely way”) to adverb as well (e.g. “timely complete your homework”). This change, where a word begins to be used in a new way, is called usually know as linguistic conversion. This process, (also called zero derivation or functional shift) happens when an existing word is given a new job. For example, the word text in English was only used as a noun until the invention of the mobile phone, when it began to be used as a verb meaning to send a short digital message. When linguistic conversion happens within a variety, it is often a very self-conscious process, because the new use will be jarring to the listener – and indeed, my proof-reader finds this use of “timely” to be extremely jarring! But when it happens between varieties or in someone’s second language, it may be more subtle and can quickly be accepted.



Sometimes, developments in language come from a need to make words easier to pronounce, and Chinese English is no different. When asked which letter they chose for a multiple-choice question, my students often tell me they chose boy or dog, thereby avoiding the issue of “b” and “d” sounds very similar in many Chinese people’s pronunciation. When I ask students why they use these specific words, many tell me their middle 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asked them to do it, or even used them themselves.

One of the areas of Chinese English that I most enjoy is the

use of calques (deliberately direct translations). This occurs when speakers choose to directly translate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even though a more natural translation exists. There are English ways to say “摸鱼”, such as loaf on the job or slack off, but by saying “I touched fish all day at work” in English, Chinese English speakers retain the image and feel of the original idiom. Above, I mentioned long time no see, which also belongs to this category of direct translation and has already been accepted into other varieties of English due, I believe, to its effectiveness. This short phrase fills a lacuna (a gap in a language where there is no word or phrase to express something), and the retention of Chinese grammar helps make it sound cheerful and informal in English.

Sometimes a concept is so Chinese that speakers can find no way to say it in English, so they just use a single word or phrase in Chinese. This practice is called code switching and is used in many languages for various reasons. In British English, code switching into French (e.g. by saying bon appetit before eating) or even Latin (e.g. using caveat emptor to indicate the person buying something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check the product) is often used to signal that the speaker is educated and sophisticated, and maybe that they assume the listener is too. In Chinese, Japanese and English words may be used for fun, variety, and sometimes also to indicate the speaker is educated. I have seen plenty of reviews on “点评”, for example, that say something like “老板非常nice”. In Chinese English, “内卷” is a great example of this phenomenon. In fact, there is a translation for this concept, involution, but this word is used so rarely in English that most people wouldn’t understand it. People using Chinese English sometimes say involution, but more commonly I hear them switch back into Chinese mid-sentence for this one essential word.

A benefit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words and phrases, as I have done above, is that it can show us what speakers of a language or dialect are talking about often, what is important to them, and what they need their

language to be able to express. Th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of a number of phrases in Chinese related to intense work and responses to it (内卷, 996, 躺平, 摸鱼etc.) are a clear demonstration of the extent to which young people are thinking about this topic. The fact that these words and phrases are appearing in Chinese English, either in direct translation or in their original forms,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he speakers are trying to explain these ideas and feelings to people who do not speak Chinese. This is where Chinese English really reveals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its role.

The Future of Chinese English

One feature that distinguishes a legitimate variety from a mere interlanguage is that it can be performed by others. This means that it has enough recognisable patterns, features, and rules that anyone, not just a “native speaker”, can understand and learn to reproduce it. For more established varieties of English, this is clearly already possible; most textbooks can tell you the key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spelling and vocabulary, and you can then choose which to use. In the case of Chinese English, it is not yet so easy, but I would argue it is already possible. Those of us, such as foreigners living in China, who are familiar with this variety, can already recognise and agree on the use of certain words and phrases, including the ones I mentioned above. Sometimes,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students, I find myself adopting their dialect and announcing to the class, “the DDL is on Friday, so make sure your pres are ready by then.” Through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Chinese English phrases created by state media and government documents such a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are used accurately when talking about these Chinese concepts. I believe in the future this “top-down” language which has been spread through newspapers and speeches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will be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bottom-up” innovation among young Chinese English speakers online and in classrooms all over the world.

Research into perceptions of Chinese English has shown that standard forms (British and American) are currently preferred by the major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China. However, one development that we may see in the coming decades is the increased study, codification, and awareness of Chinese English as a legitimate alternative. Some people predict that during the 21st Century, as China’s influence spreads, English will be replaced by Mandarin as the lingua franca (common language) of business, commerce, and academia. I think this is unlikely for several reason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difficulty of the language, and the fact that people would still need to use English to read any research already conducted in the past. However, what I could see happening is the increasing recognition of Chinese English until it becomes a standard variety, alongside British, American and others; a variety in which people in China will increasingly gain confidence as a way to share their culture and perspectives with the world. To this possibility, I can only say, ‘add oil’, China!

新知

Copy editor / Simon

Layout editor / Leo

Tomorrow, guys!



南科视界



作者：杨嘉琪

拍摄地点：海南三亚

晨曦中的这座城市还没有涌入太多游客，帆船港一片寂静，灯塔还未点亮



作者：杨嘉琪
拍摄地点：山东济南

春天印象中必不可少的就是公园喂鸽子的时刻。小时候拿着鸽食期待着这群白色的小精灵落在手上或者肩上，却又害怕它扑棱的翅膀。长大后静静欣赏它们从鸽房飞进飞出，是圆了哪个小朋友春天的梦呢？



未近滇池，就能看到水面和空中密密麻麻的白点——是自西伯利亚迁徙至此过冬的海鸥。无数游客拿着面包投喂，期待与海鸥合照。但大多数时候，只觉得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一拽，面包就被机警谨慎的它们叼走了。

作者：杨嘉琪
拍摄地点：云南昆明

作者：方盛祺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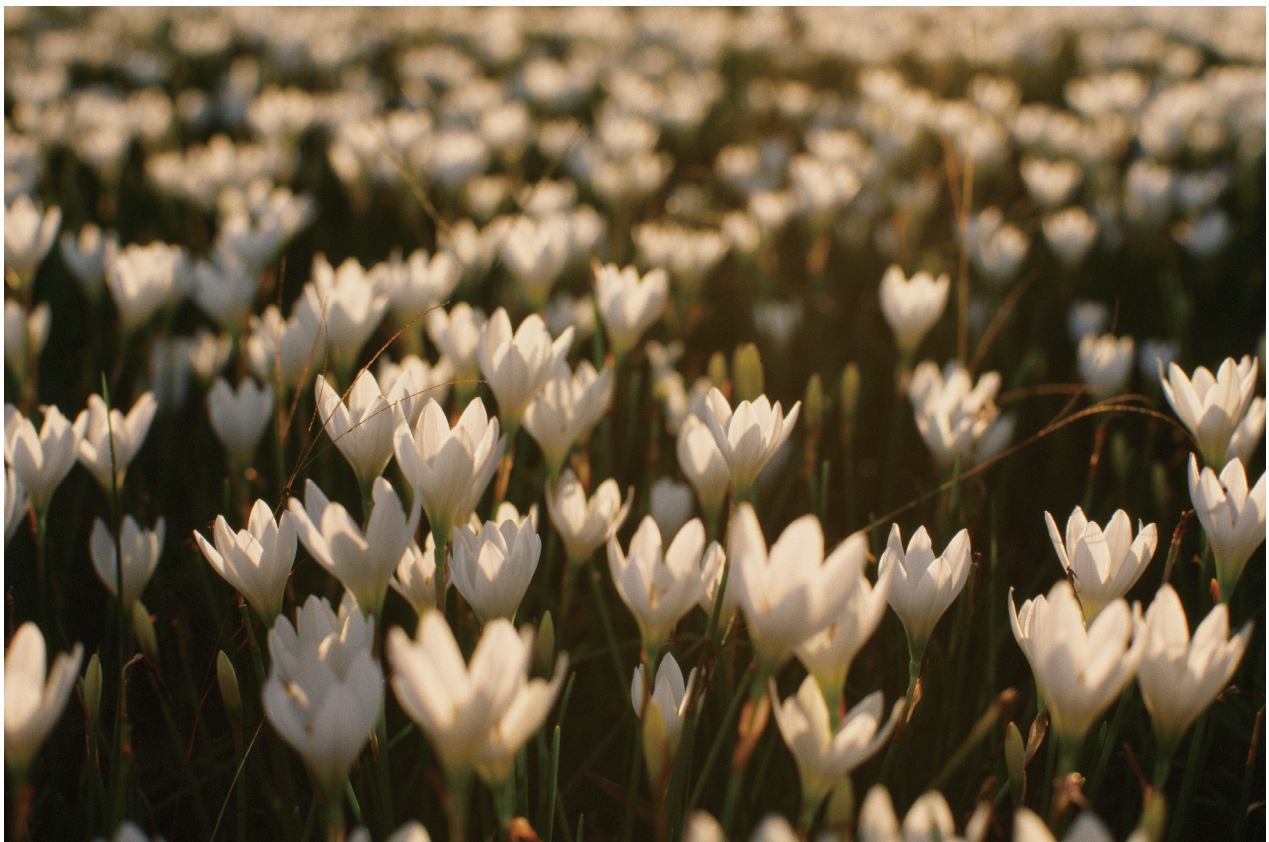


作者：李民旭
第一次参加南海航行，心情像蓝白交织的海浪一样澎湃。



作者：龚雪

脱离了色彩的辅助，黑白照片的魅力大概在于它大胆直接
裸露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但又神秘莫测，让人遐想万千。



作者：赵泓铭

某日傍晚，摄于十七栋后边的草坪，成片绽放的葱莲在夕阳下非常壮观，透着阳光非常神圣。



作者：邱天润

斑驳的船排成一列静谥地矗立着，给人深沉的岁月感。



作者：苏来源
每次与小动物相遇都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在枯燥乏味的科研生活之外，遇见这些南科“小精灵”都会让我感到很放松。每次我也都会蹲下来看它们一会儿，顺便拿起相机记录一下。







作者：鞠昕妍 拍摄地点：南科大校园

左一：雨后池边叶片上的露珠晶莹剔透。

右一：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

右二：瓢泼大雨“哗”的一下下来，为原本孤单立在步道公园的椅子增添了一分诗意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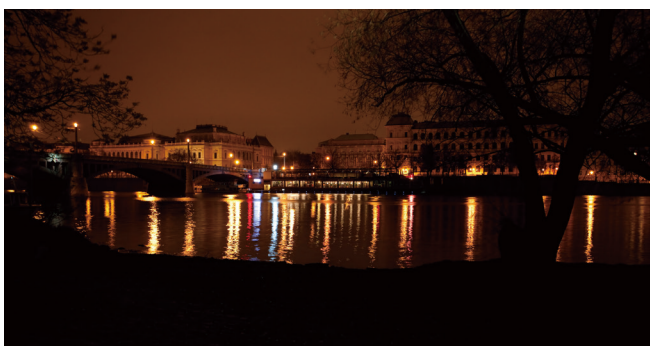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 颜灵敏
美术编辑 / 邹熠



《未署名的信》 作者 / 几点

想，收到一封信
素描的山，的水
在浅底信封上
还有老邮票
信中说秋天
小城和落叶
说旅馆里的灯影
壶开时的鸣音
说旅途有一点点

只你懂的疲惫
说我想念你
想念你温润的笑
你的变和不曾改变
说前路未卜
归期未定
末了，祝好
某年，某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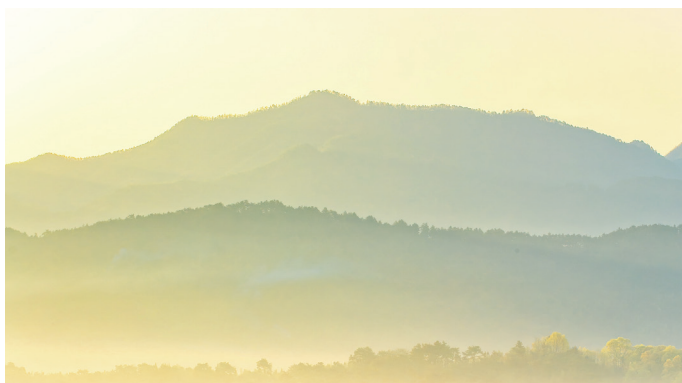


《秋至》 作者 / 几点

夏天走了
秋天踱步而来
在漫长的白日里
不哀戚，不昏沉
一半心砥砺前行
一半心花香杂陈

待月上山头
人定初静
星很小
梦很甜





《老巷》

作者 / 金珠珠

秋天的时候	像一桶水满满当当
叶子落在小路中	从井中慢慢吃力摇绳升起
稀稀松松	这里的老房子
凉薄的风驱赶她们快些走	已多年无人居住
快些走	院子里的藤椅和拨浪鼓
落入湖 隐进尘 盖住土	阿妈手拧得皱皱巴巴挂满电线的棉衣
	屋檐下住满燕子一家
我走进巷子	万年青陶盆底下厚厚的青苔
从前也没有四季	一条疲惫的老狗
夜里的狸猫凄厉	觅无所踪
躲进的被子黑乎乎	
矮矮的窗框想象有影子	悄悄的岁月 记忆的河
阿嬷的蒲扇可以变魔术	我只身进巷
小板凳要耍出好几种快乐	看见故土
一群孩童	我只身进巷
巷子的这头 巷子的那头	泪如雨注
月亮提灯	
嬉皮打闹风也怂恿	
历历眼中	
记忆已然些许锈色	
细细想 苦苦思	

《村庄》

作者 / 佚名

晶莹的露珠	三十出头的强壮汉
在晨光里铮亮	明日启程去流浪
那曲折的花径上	油灯催落了夕阳
十三豆蔻的姑娘	照亮村西边的瓦房
内心纯真不知迷茫	挑了一针 穿了一线
是苔晕 是灌丛 是花的芬芳	小孙盼着新衣裳
让她欣怡 让她痴狂	年岁八十的老母亲
	一日一日在盼望
金黄的麦野	孩子哭着想爹娘
放眼苍茫	
秸秆根扎膏腴上	晚安 这村庄
镰齿既往露锋芒	早安 明天的太阳
汗水浸透旧头巾	
锐叶划破老茧囊	

责任编辑 / 张郁洁

美术编辑 / 郑凯晟



永远热爱 奔赴山海

距离分别，俨然是过了一段时日了。脑海里孩子们的笑脸依旧鲜活，却像是夏天的飞鸟轻捷地掠过天空，轻烟般不易捕捉。我想去找寻这个盛夏在白果的记忆，然而无数次抬起笔，却又感觉茫然无从说道。要讲的事情太多太多，我恨不得把每一个瞬间，都记录下来，封于心底，刻在时光的流里。

深圳的夜已经深了，窗外透来一袭凉风，此时白果的夜空定是光华粲然。在同一时空下，仰望星河万里，仿佛碧波茫茫，刹那心潮起伏，再不能平息。

“言为心声，字为心画，慢慢写下来吧”，有个声音对自己说。

作者 / 向阳



相遇：孩子们拥有的，是比天空更广阔的自由

与书苑的孩子们初见面时，便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熟悉感。一双凉鞋，一个黑色的小短裤，一件白半袖，这是他们最普遍的着装。去细细闻他们衣衫上的气息，有浓重的风尘味道，像被岁月染了色的沉甸甸的阳光，虽然质朴，却很温暖。他们总是奔跑着，或清癯、或饱满的面孔溢开了亲切的笑，转瞬又收敛在不张扬的稳重里。他们身上，有着单纯的美好，有着令人艳羡的明朗活泼，有着城市里同龄孩子少有的真实和动人。

还记得在我的第一节课上，我开玩笑地和他们说：“让我们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班的一位新同学，他初来乍到，希望大家多多关照，他就是向阳同学（我自己）！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为什么要叫向阳呢？因为我希望能成为像太阳一样耀眼、又温暖的人！”他们愿意相信我，愿意接纳我，他们敞开怀抱，张开双手，热情地将我拥进他们的世界。



成长：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在备课阶段，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除去简单的道理讲述，一定要带给孩子们一些更值得思考的东西。我感到庆幸和自豪，我可以骄傲地说，我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我给孩子们讲诗歌，带他们了解中国的古诗文化、现代诗文化。更重要的，我让他们自己动笔去写一首小诗。孩子们真的总是带给我惊喜，从他们的诗句里，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真诚和细腻。他们有丰沛的情感，虽带着孩童的稚嫩，却是对生活、对理想、对世界青涩的碰触。

我给孩子们讲药品与疾病，告诉他们该如何应对生活中常见的伤病，该如何正确使用药品。更重要的，培育自己正确的面对伤痛、面对人生中“不美好”的态度，尊重医学和科学，去爱护自己的身体，敬畏自己的生命。

我给孩子们讲天文，告诉他们速度再快，也快不过光速；尺寸再小，也小不过普朗克长度；温度再冷，冷不过绝对零度；看得再远，看不出宇宙的边界。地球在宇宙中微小如尘埃，可从古至今所有的帝王将相，所有史诗般的奇迹与平凡的生活，我们爱的每一个人，我们恨的每一个人，我们所有的悲欢离合，都在这一粒小小的尘埃上。我希望他们知晓从地球到星辰的广袤空间，却不要在大地到头颅之间迷失了方向。

闪烁在记忆里的，还有晚饭过后的三人篮球赛。书苑里没有操场，也没有球场，但这难不倒孩子们。我们以墙壁石灰和水管包围起来的地方为得分区域，竟是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快乐。看着孩子们激动地打球，大汗淋漓，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我们举办象棋比赛，孩子们拉来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就是一场酣畅的对决。小小的棋盘竟是有太多高手在对弈。一方棋局也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观棋不语，落子无悔。这是象棋，也是人生。

我从未想过自己要得到怎样的回报，恰恰相反，临近分别时，我总是感觉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总是感觉有些亏欠了孩子们。只是，在你们下课后三五成群把我围住，对我说：“向阳哥，你什么时候还会再给我们讲课啊，我们还想听你上课”的时候；对我说“向阳哥，我认识一个初中的女老师，她想找

男朋友，我可不可以把她介绍给你呀”的时候；在结营仪式上，我大声问你们，“我叫什么名字！”你们齐声高喊“向阳！”的时候；在你们和我开玩笑，与我一起玩，向我倾诉心中难言之隐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束光，是你们照亮了我，是你们，让我的青春也焕发了光彩。我们在彼此的岁月里，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再见：我的肩膀，背得起银河的重量，却背不起一滴你想念的泪光

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离别的含义。他们会执着地问我：“向阳哥，你要走了吗？你还会回来吗……”我只是支吾着没有言语，一个人转过身去，眼眶里有了晶莹。

分别时，他们一如既往热烈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说，“向阳哥，我舍不得你，你不要走好不好”“希望你学习进步，感谢你的陪伴”……他们中的有的，也即将走进更大的城市，去追求自己的热爱和梦想。他们有的哭出了声，有的沉默着咬紧双唇，有的在纸上轻轻涂抹，记下寥寥数语……

我想许多年后，我依然会清晰地记得，分别前晚，给孩子们写信写到凌晨时分的自己，十张信纸，数十张明信片，千言万语道不尽心中想说的话；我也应该会记得，我弹着吉他，她在旁边轻哼着“送你一朵小红花”，每每忆起，都像山间甘甜的微风拂面，温暖绵长；我也应该会记得，在分别的时刻，我

们并不整齐却让人红了眼眶的歌唱——“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们轻易地走进了孩子们的世界，却不应该轻浮地走出来。于是更加不敢怠慢，更加珍重而留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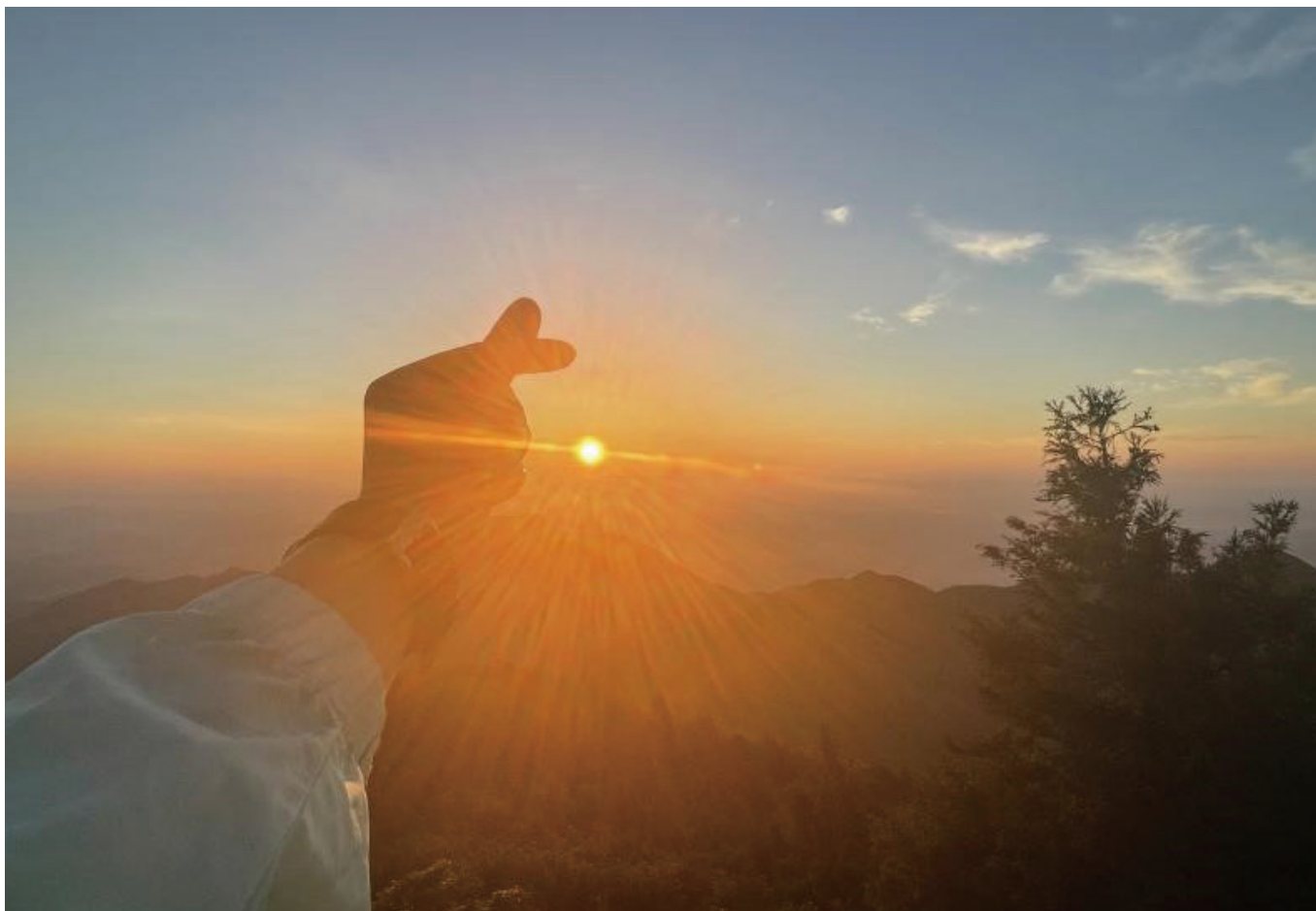
古罗马思想家塞涅卡曾说：何必为生命的片段而哭泣，我们整个人生都催人泪下。生命之催人泪下在于我们人生每一段经历，都用尽全力，去坚持、去热爱。亲爱的孩子们、伙伴们，前方路还长，但请不要怕路途艰难，走一步有走一步的坦然，走一步有走一步的收获。即使掉入井中，陷入最深的绝望时，别忘了再坚持一下，抬头看看，或许那就有满天的星光。

人生就是一次次幸福的相聚，夹杂着一次次伤感的别离。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遇见了你们，我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

愿我们都能永远保持热爱，无畏奔赴山海！ **新知**

责任编辑 / 张郁洁

美术编辑 / 郑凯晟





有人因草原上的落日和夜幕 比浪漫还要浪漫而称其为悲剧

天气从清凉到灼烧再到清凉到冰冷
人心从沉醉到激昂再到沉醉到枯槁
十万斤文章废纸背负起百万斤道义
百万滴落雨激流冲不净十万条泥河

黑黑土地上的粪便味道被晚风吹进鼻腔里的时候，我长舒一口气，告别了草原上的牧民大娘。身后，铁丝网围起了草场，上头堆了几十卷草，那是牛羊冬天的口粮，里头尚裹着湿润的泥土。

我们沿着来时的路返回镇上，一路上踩过牛粪，又走过马蹄坑。马群踩过的地方，草都被翻卷到不知哪里，马蹄坑形成一条黑土颜色的隔离带，努力把草原分成两个部分。有一头年轻的牛犊“颠颠”地往草原深处跑。见到我们，“哞”了一声，我们朝它摆摆手。又见到大娘的那群绵羊，又“咩”了一声，绵羊回了一句“咩”。绵羊的叫声很不悦耳。小牛犊又往深处跑去，它要去远处的牛群找自己的母亲，可那里有没有母亲呢？

牛群很远，已经快到山头脚下了。回过头，镇子已经近在咫尺。原来我们根本没走多远，却以为看遍了草原。

镇上怎么能算草原呢？镇上的人第二天还要驱车去额尔古纳，站在木质的栈台上，俯察壮阔的额尔古纳湿地。湿地里的故事，他们也不会关心。草原，只不过三张照片：草、草上的

牲口、草上的他们自己。

草原很大，眼睛睁疼了，也看不到边；草原很小，被牛羊啃一啃，就光了。

我指着不远处的沙地，那里的草被啃光，很让人担心。大娘指着自己的羊，说它们都瘦了。我问大娘，除了这里，还有哪儿能放羊。她说她也不知道。我记得莫日格勒旁边的草场围起了栅栏，那是牧民的私人用地，里面芳草肥美，和这里没有关系。这里的草还能吃几年呢？我不知道。羊看上去不难放。有风吹，所有的羊都把头转向风吹去的方向。羊群有些散了，大娘拿着皮鞭抽打空气，吆喝几声，羊就转到逃离皮鞭的一方。

大娘说，大点的羊能卖一千块钱一只，小羊差不多卖个六百，顺利的话，明年每只大羊能产四只小羊。看天吃饭。羊比牛赚钱。她家养过牛，后来就不养了，现在每天上午来放一次羊，下午太阳落山前放一次羊。等到了冬天，羊在圈里吃草，人在屋里裹着袄。塞外的冬天，很冷很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了很多。

她又说，闺女在北京，住在一间地下室。她到北京去找过一次闺女。

大娘在夕阳下穿着粉红色的防晒衣，戴了衣服上的帽子，但皮肤还是和夕阳下的远山一样黑，比远山还要黑的是她的皱纹。她对生活的叙述很客观，但是我听出了艰辛。劳动人民见到我们这些“城里人”，聊起天来，从未说过“苦难”这两个



别

作者 / 徐靖夫

字，嘴边却总挂着苦难，因为生活就是苦难本身，那种为了生存，每天经历着的、平稳的绝望。所谓苦难辉煌，是这片土地，以及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读书人的使命。如书中所述，大量的人在船舱面无表情地划桨，少部分人坐在船上的宴会厅感叹今天的菜里面油放多了。下到船舱，发现城市里所有的内耗，在生存问题面前都成了笑话。世界很小的时候，小事也成了大事。可能牧民们风霜的脸上已经丢了苦难的表情。可能他们的苦难只有我们能感觉到。可能他们根本不知道何为苦难。可能他们其实很幸福——人生的悲喜并不相通，但历史的车轮永远滚滚向前。

可能，我完全不了解他们。

今天的我坐在图书馆里，敲下这段文字。回想那天的草和远山，明明很清晰，却无比迷幻。我想到谢飞导演的《黑骏马》，白音宝力格在漫天白雪里靠在卡车上，和狂奔的黑骏马告别。白音宝力格决定去城里，只得无奈告别，和奶奶，和黑骏马，和爱人，和家乡的草原。后来，奶奶离世，最喜欢的黑骏马死了，最爱的姑娘成了别人的媳妇，家乡只剩下草原。《黑骏马》是一部悲剧，而悲剧是主流。莎士比亚说过，悲剧是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只有悲剧的东西才是永恒。时代剥削了很多东西，看似割裂了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但是我觉得总是有办法的，只是还没想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吾辈当努力。

耳机里响起蒙古的摇篮曲《波茹莱》，马头琴和低沉的嗓音合鸣，舒缓而悲戚：

用那坚实的山丁木为我们制作摇篮的父亲
在那严冬的寒冷中给予温暖的慈祥的母亲

额吉达 阿吉达

波茹莱别哭泣 妈妈还在呢

摘起山下的野菊花插在她小小的辫子上
放下手头针线活陪他尽情地去玩耍

额吉达 阿吉达

波茹莱别哭泣 妈妈还在呢

三套马车走的欢 走到河滩总会要陷
幼小的孩儿波茹莱没有了妈妈多孤单

额吉达 阿吉达

波茹莱别哭泣 妈妈还在呢

鼻头一酸。 **新知**

责任编辑 / 张郁洁

美术编辑 / 郑凯晟



享受孤独

作者 / 周微尘

当我回想自己刚步入大学的时光，我发现，我一直在“躲着”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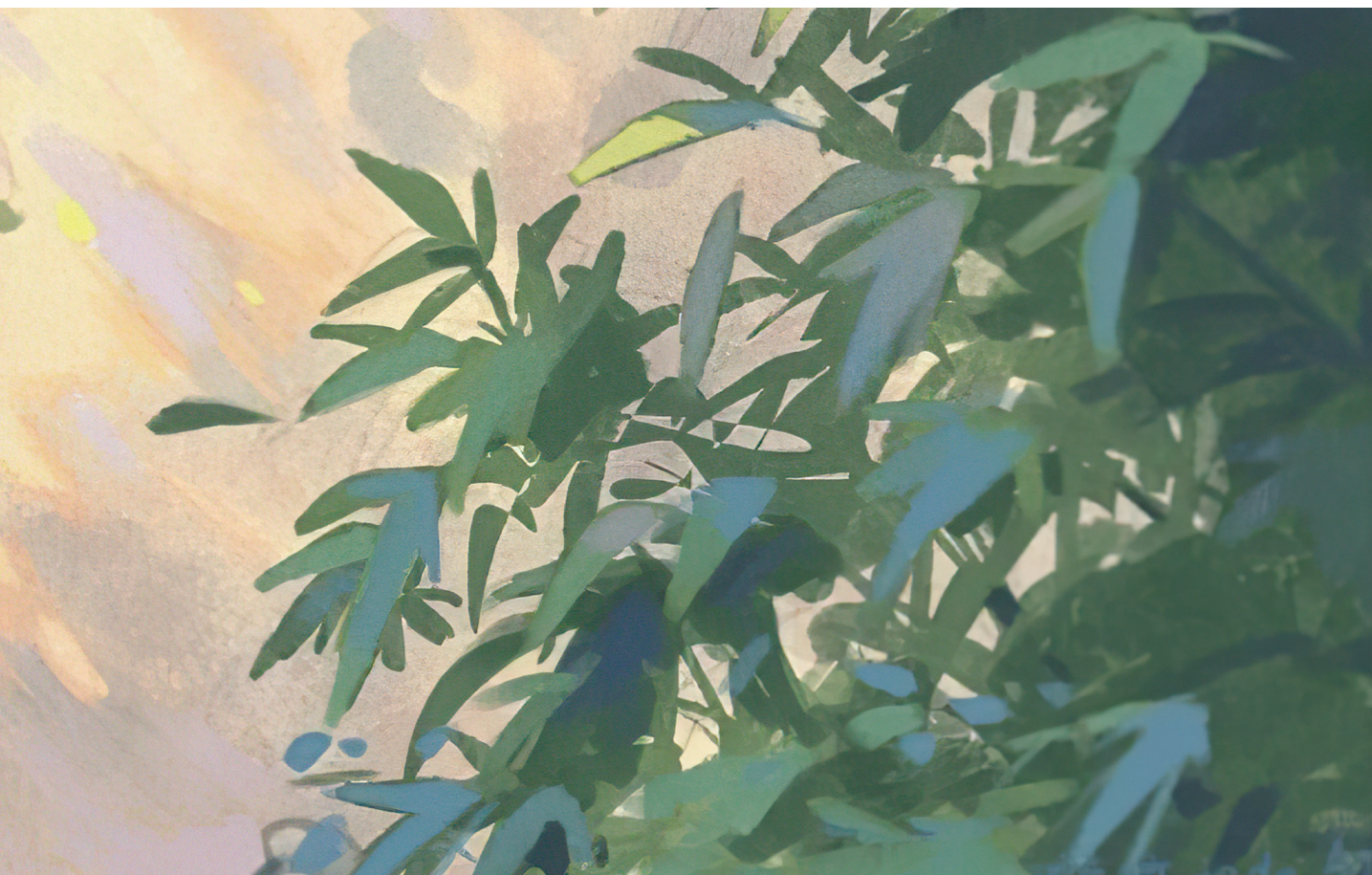
高中的我一天大概有 15 小时和老师同学相处，有 7 小时处在无意识的睡眠中，有 2 小时在忙着处理一天中必须要做的其他事。似乎每一分每一秒都被精确计算过该如何度过，根本不用思考若有大块儿的时间该如何支配。在无数的这种日子里，我并没有学会怎么和自己相处，以至于当我成为一名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大学生时，我开始害怕孤独。

当我第一次自己走向食堂，而不是和好闺蜜手拉手；当我第一次自己走向教室，而不是和好朋友们肩并肩；当我第一次踩着月光下孤独的影子走晚课后的路，而没有陪伴我的父母，我承认那一刻的我很失落，很失落。

我开始寻找一切方法“躲着”孤独。疯狂地加觉得可能成为好朋友的同学的 QQ 或者微信，试着和更多的人建立友谊；积极加入学生组织，让开不完的会，写不完的策划尽可能多地

占据我的时间；甚至仓促地接受一段感情，让自己空虚的心灵聊以慰藉。以上所有，再加上赶不完的ddl，难懂的微积分、线性代数等，让我的生活变得忙碌且充实。但是，在某些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仍会感觉到孤独。我突然明白了曾经一个学长的话：大学就是你每天都在忙，但是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微信、QQ 好友合起来有一百多个，但在我走向食堂前却没勇气约上一个；开的会有很多，但没有一个是不无聊的；原本以为自己遇到 Mr.Right，其实只是因为初到陌生的地方，有个人对你比其他入好。当一切尘埃落定，孤独还是逼得我退无可退，逃无可逃。

当我打开微信朋友圈、打开 QQ 空间，发现大家的大学生活貌似都比我的精彩、快乐，我很羡慕，也更失落。我拨通了认识了很久的好友的电话，听他在那头吐露的也都是初到大学的彷徨与孤独，我知道，原来现实里的大家也在对抗孤独。渐渐地，我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变。拒绝没有必要成为好友的人



的邀请；和过多的除学习以外的任务说 NO；给那段仓促开始的感情一个真诚的结尾。我的世界好像按下了重置键。

我喜欢写写画画，于是，在某些没有课的下午，我会坐在图书馆的角落写写小说，画画卡通人物，做做电子手账。我喜欢看某类小说，于是我找到那类书的书架，在旁边一坐就是半天。我喜欢在傍晚时分散步，于是我经常晚饭后在校园的各个角落看夕阳，看月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喜欢观察身边的事物，以至于我经常能看见提着灯偷偷从我旁边路过的萤火虫。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可以随时随地为喜欢的东西驻足，于是我手机相册里留下很多珍贵的回忆。我爱上了这种自由，因为在食堂找到一个人的座位，比找到两个挨在一起的更加容易；下雨时一人一把伞比两人一把伞淋湿的衣服面积更小，干得更快；出门时，不用总有一个人在孤独地等待，一个人在焦急地收拾挎包。我可以边散步边听自己喜欢的歌，边吃饭边追自己喜欢的剧，可以下课后慢吞吞地收拾自己的背包。我越来越

享受这种孤独。

当然，享受孤独并不是说断绝一切人际交流。有空的话给父母打个视频电话。每周不忙的那天给自己的好朋友聊聊最近发生的新鲜事，或者相互抱怨一下繁重的课业。偶尔约上大学的朋友一起去参加学校举办的活动。期末约上几个同学，一起开间自习室复习。每次学习学累时和学伴一起出校大吃一顿。就这样，我和孤独越来越远。

有人说，大学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上高中。从某些角度来看，确实如此。可是我的高中生活并没有很多可以让我回忆的地方，也没有除成绩外其它的增长。大学就很不一样，多的是回忆，是成长。我未曾有一刻不庆幸，我不再“躲着”孤独。

新知

责任编辑 / 张郁洁
美术编辑 / 郑凯晟

枣树

作者 / 岸芷汀兰

俗语说“七月十五枣红边儿，八月十五枣落杆儿”，现在正是吃枣子的时节，前几天买了冬枣吃，想起山东老家院子里的枣树来。

我家院子里有三棵，一棵长在东厢房的门前的围墙边，树形大概有点像一根成熟了的谷子，树冠弯向院子里的一侧。这棵树是脆枣品种，结的脆枣长得长长的形状，有成年男子拇指那么大，成熟了是脆甜脆甜的，落在地上都能摔碎成几块。那是我们最喜欢的一棵树。儿时调皮又灵活的小妹常在枣子成熟的季节爬上墙头，然后小心翼翼在墙头上走一段距离，再走到牛棚房顶上，就那么坐在房顶摘枣子吃。大概是因为恐高，上房爬树这事儿我一回都没干过，只能等在树下，小妹吃够了才下来给我分一些，或者用竹竿自己打下来一些吃。只不过因为这个品种太脆了，打下来的枣子就经常是囫囵半块的了。尤其是早晨带着露水的脆枣，一口咬下去，都要碎成几瓣了，咀嚼几下甜甜的汁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那是我们童年时光里最爱吃的免费零食了。

枣树大概也是会像南方的荔枝树一样，有大小年之分的。在产量比较多的大年，母亲有时候得空会让父亲去房顶多摘一些脆枣，先用清水清洗干净晾干，再弄一些白酒，把所有枣子倒进去来个白酒浴，之后把枣子放入一个干净的玻璃罐子中，再倒入一些白酒进去，密封好放在阴凉不见光的室内一段时间，大概十天半个月酒枣就做好了。这样的枣子可以存放很久，到过年的时候也可以拿出来吃，那时候可就是稀罕玩意儿了。酒枣坛子一打开，一股酒香混合着果香的味道扑面而来，枣子也保留着依旧鲜艳的红色，拿干净的筷子捞上一碗摆在桌子上，



绝对是最受欢迎的美味了。只不过因为家里有两个馋嘴的孩子，所以印象中这酒枣很难留到过年的时候，常常是秋天还没过完就吃完了。

院子里还有一棵铃枣树，长在老屋窗前大概十步的位置。这棵树的树姿是直立而苗条的，枣子形状就是中规中矩的，跟现在的冬枣比起来，它更像一个铃铛吧，这大概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其实至今我也不太确定它的名字是不是这么写的，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东西有时候反而是一知半解的。铃枣也很甜，不过它的水分没有那么多，脆度不如脆枣，成熟的时候大概也是晚了十天半月的样子。所以这种枣子多半是会等它们几乎红透了，找一个天气晴好的早晨，劈里啪啦一顿竹竿胖揍之后，枣子和树叶都落满了一地，一家人或弯腰撅屁股或蹲在地上一顿捡拾，没多大功夫也可以完工了。收集好的枣子会摊在一个用高粱秸秆编成的席子上，在秋天的暖阳照耀下，晒一段时间就变成肉质肥厚的干红枣了。晒红枣也挺繁琐的，早晨晒的枣子要在傍晚收起来，第二天再重新铺好晾晒。不能见露水更不能淋到雨水，不然枣子就会长黑斑甚至坏掉。晒干了的红枣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味道，甜度更高了，有的甚至还会有拉丝。红枣在冬天也常是不可多得的零食之一，母亲还不舍得让我们吃完，因为要留一些用来做红枣黄面糕，黏黏糯糯的黄面糕也是小妹的最爱。大概好吃的她就没有不爱吃的。只不过这棵树小



年的时候居多，总是枝繁叶茂的，果子结的却并不多。只记得有那么一两年，在瓦蓝的天空里，那一颗红枣，红彤彤的果子缀满了枝头，压得树枝都弯下来了，还找了几根木棍支起来。

第三棵枣树长在院子西侧的围墙旁边，因为周围都是些高大的榆树，这棵小枣树一直十几年如一日，几乎就没什么长大的迹象，偶尔状态极好的时候也只能结上那么三五个枣子，以至于我都不记得这树枣子它是什么味道的了。

令我不能忘怀的还有一棵是奶奶院子里的那棵枣树。那棵枣树主干并不算很高，树冠却很庞大，能在夏季的院落里撑起一大片阴凉。从春天里枣花盛开的时候，那满树的花香就充满了整个院落，蜜蜂也满树地忙碌着。小时候还偷偷舔过枣花，一股甜甜的味道。这棵树也经常被奶奶嫌弃，说长这么大一棵树，就那两年枣子结得多，晒成的红枣有差不多半个口袋，我和妹妹去奶奶家玩的时候，奶奶常常从那个布口袋里掏出两把红枣来给我们解馋。从漫长的冬天吃到来年开春才吃完。这棵枣树这一两年的好奶奶每每想起来就述说一遍，就像总是跟我们讲起我小时候出生有几次都差点死掉的坎坷历程。树根大概已经在地底铺满了整个院子吧，总会在春天的时候在院子里成片地钻出一些小枣树苗来，奶奶常常会一边用镰刀砍掉这些小树苗一边说，“也不结枣光知道生崽”。意思大概是这样，原话的方言我不记得怎么说了。爷爷奶奶还会适时给它修剪一下枝

条，刮去皴裂而卷翘的老树皮，把整棵树打理得整洁又精神。它就在唠唠叨叨的爱中存在着，奶奶也常在早晨拉着一根横向生长的树枝荡秋千来锻炼身体，那一节枝干已经被盘得圆润光滑了。

我们长大后到外地读大学，一年半载才能回到家里，新鲜的枣子几乎再也没吃到过了，只能冬天回来吃一些干了的红枣，运气好的话还能吃到酒枣。到了南方的城市里，苹果梨子大枣那些北方常见水果很快都被打入冷宫了，取而代之的是荔枝菠萝榴莲山竹火龙果之类的，琳琅满目的热带亚热带水果冲击着我们的味蕾……

有人说过当一个人开始回忆的时候他就老了，大概是年轻的时候每天都是各种新鲜事物应接不暇，哪有工夫回忆旧人与旧事。如今，当偶尔闲下来的时候，突然就晃了神儿，想起童年记忆的一些温暖的场景，只是年代久远，人物皆非了。院子里的枣树们因为各种原因也都不在了。它们只好在我的记忆里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了。 **新知**

责任编辑 / 张郁洁

美术编辑 / 郑凯晟

当你们在图书馆读书时

图书馆的馆长在读什么书？



鄂馆长自 2018 年 9 月推荐第 1 本书以来，几年来陆续推荐了好几回书，本期为所有推荐之精选。这也说明你们的馆长一直在阅读阅读阅读……

我们相信，阅读“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图书馆真诚欢迎各位准、新、老思库推荐者“好推书、推好书”，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

第五期推荐

鄂鹤年

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

一位被誉为当今世界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的人写的一本连本人都感觉会被攻击甚至谩骂的书，还是应该看看的。

与中文书名的副标题相比，原文的副标题“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更能说明作者为何有此担忧。

鄂鹤年
2021.9.10

写下你对本书的阅读感想，或对下一个读者的阅读建议。
Please write down what you think of this book or your suggestion for other readers.



白板

作者：(美) 史蒂芬·平克
索书号：B842.1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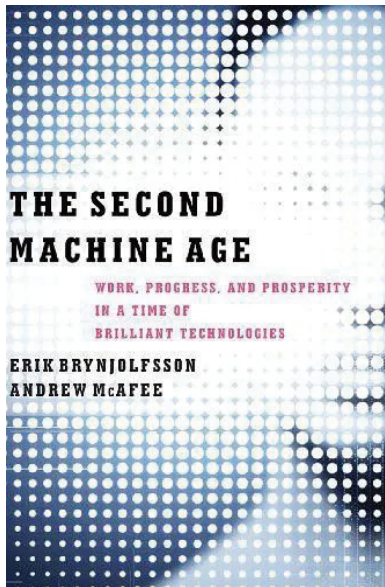
一位被誉为当今世界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的人写的一本连本人都感觉会被攻击甚至谩骂的书，还是应该看看的。

与中文书名的副标题相比，原文的副标题“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更能说明作者为何有此担忧。

鄂鹤年
2021.9.10



往期推荐



THE SECOND MACHINE AGE

作者：(美) 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 安德鲁·麦卡菲
索书号：F062.4/E8



尤瓦尔的新书又登上了《纽约时报》排行榜第一名。我对该书感兴趣，不是因为它畅销，而是硅谷的大佬们为什么在该书出版后，恭敬地把尤瓦尔当作座上宾。

这本书探讨的是迅猛发展的颠覆性技术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在人们普遍欢呼、资本趋之若鹜的时候，尤瓦尔从学者的角度，对之提出重要疑问。硅谷的大佬们也是人，他们在关心自己的今生今世的同时，也期望自己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尤瓦尔的这些问题也许是对他们的当头棒喝，让他们冷静地正视自己之能作为。

这也许就是尤瓦尔成为硅谷大佬座上宾的原因。

刘岩 2018.12.10

写下你对此书的阅读感想，或对一个读者的阅读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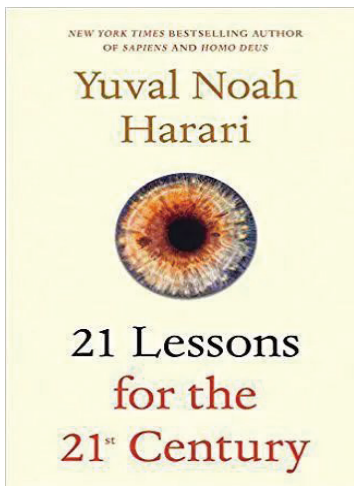


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也是我们开图书馆以来关注新技术发展的主要原因。

在这两年就科技的相互领域阅读中，还读哪一本书比这本书更让我印象深刻和震撼。所以，推荐此书是提醒同学们分享就在阅读中遇到的这本书，同时希望你们阅读此书后能更多地了解当下与未来，这不仅关乎我们自己，还关乎整个人类。

刘岩 2018.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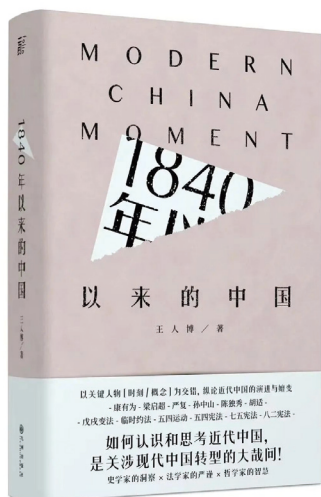
写下你对此书的阅读感想，或对一个读者的阅读建议。



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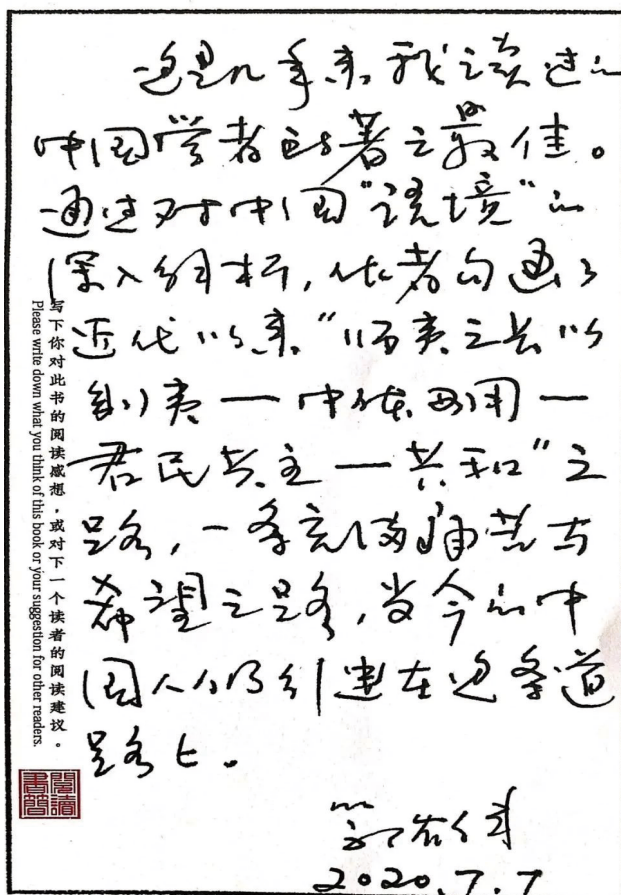
作者：(以) 尤瓦尔·诺亚·赫拉利
索书号：K16/E1





1840年以来的中国

作者：王人博
索书号：K252.07/8



“思库推荐”项目

图书馆注意到钱学森在《谈教育改革》中强调“学校里应该有一个活跃的气氛，让学生们博览群书”。

为了营造良好的校园阅读氛围，图书馆于2018年11月推出了Scholar Recommend项目，译为“思库推荐”，寓意：思想碰撞的智库。Scholar既指学者，也可以是学生，因此该活动面向全校师生征集“思库推荐”书目，并在琳恩图书馆一楼大厅设立了“思库推荐”书架。书架上的所有图书可自由借阅，如已被借完，请至图书馆网站预约。

书目征集启事

图书馆面向全校师生征集“思库推荐”书目：

(1) 邀请全校教职工根据自己的阅读经历和心得，给南科大学士生开列推荐阅读书目，阐述推荐的理由，强调阅读的意义，以及任何跟阅读有关的内容。图书馆收到推荐书目后，将跟进后续宣传推广事宜。所有推荐图书，将集中展示在琳恩图书馆大厅“思库推荐”专架。

(2) 鼓励同学们在平时的阅读中，将遇到的好书分享给大家，写下阅读感想或者对下一个读者的阅读建议。图书馆收到推荐书目后，一经采纳，将跟进后续相关事宜。

推荐书目或文稿请统一发至邮箱 siku@sustech.edu.cn。

图书馆期待同学们加入到“思库推荐”活动中来！



晋城人早上吃甚饭 作者：萍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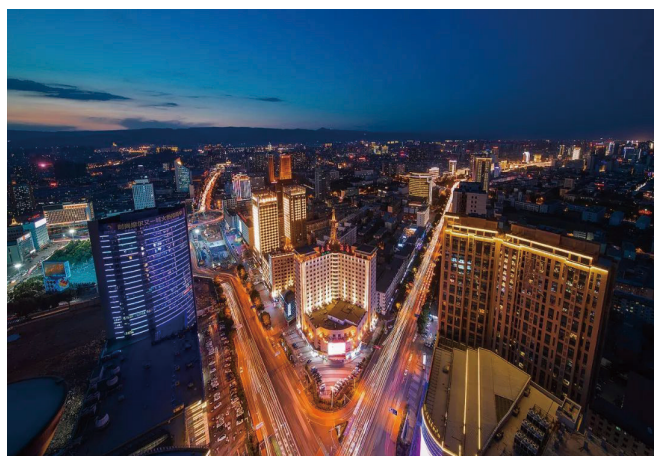
抓一把陵川牛肉丸，温水泡个十几分钟，和方便面一块儿下锅煮，豫竹面最好。有高汤块也可以下一点。出锅淋点从醋厂打的老陈醋，香油，撒一把葱花，香菜，一撮胡椒粉。配两条油麦菜，三五方豆腐干。筷子一搅一提，便嗦出个满口香。肉丸外面是烂糊的，里面颇有嚼劲。一口便是酸咸香辣冲上脑门。这味道，大概是在哪里都尝不到的。除了那些个架起冒着腾腾白汽与牛肉香的摊位。摊主一身油腻的围裙，但是手脸洗得干干净净。旁边的矮桌边上有几个马扎，蹲着学生，工人和上班的。以前我们就着一鼻子灰和尾气，现在倒是少了点，不过也没有干净如苏州园林——谁吃肉丸方便面去那鬼地方。还是得在路边。



内蒙古与蒙古包的不解之缘

作者：温云翔

每当我自我介绍，说出自己的家乡是内蒙古，总会有同学好奇地问一句：“你们内蒙古的人都住在蒙古包里面吗？”顿时，我的笑容变得尴尬起来，我该如何用自己只住过两次蒙古包的经历来回答他这个犀利的问题，只能细心解释道：“随着近年来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蒙古包的身影已经渐渐模糊了。”看着他再次张嘴准备提问，我直接预判道：“我也不会骑马射箭和摔跤！”他用疑惑的眼神打量我，仿佛在质疑我籍贯是内蒙古的真实性。其实经过我的小范围调查，我们住在蒙古包里面的人不足5%，也不是天天除了烤全羊就是牛肉干，大家也很普通地在高楼大厦里面进行办公，逛着街，享受着比较缓慢的生活节奏。



《花样年华》《三峡好人》

推荐者：Howen

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怀念着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向早已消逝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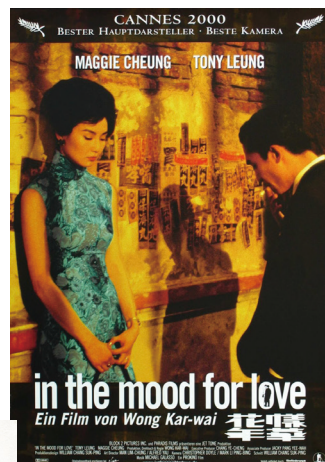


两天雨，于是看了《花样年华》和《三峡好人》，两部爱情片。一个色彩运用到了极致，一个直白的呈现。一个评论关键词是“忧伤，怀旧，美好”，一个是“力量，活着，挽歌”。

有人说《花样年华》是一部怀旧经典。而《三峡好人》的小马哥说：“现在的社会不适合我们了，因为我们，太怀旧了。”

掀开色彩风格的遮掩，深入故事本身，我想两位导演讲的故事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苏丽珍与沈红都需要面对丈夫的背叛，周慕云与韩三明都被老婆抛弃。相较于周慕云与沈红在意识到伴侣出轨后的相知相交，更多时候，有“情”人们是像韩三明与沈红一样去寻找一个答案，即使这个答案是残酷的。

四个人的小家都是破碎的，那个时代下的大家也是动荡不安的。60年代的香港，千禧年初的大陆，刚要经济腾飞，呈现出破败中的繁荣。于是就，“失去了一个又一个氛围”。



《小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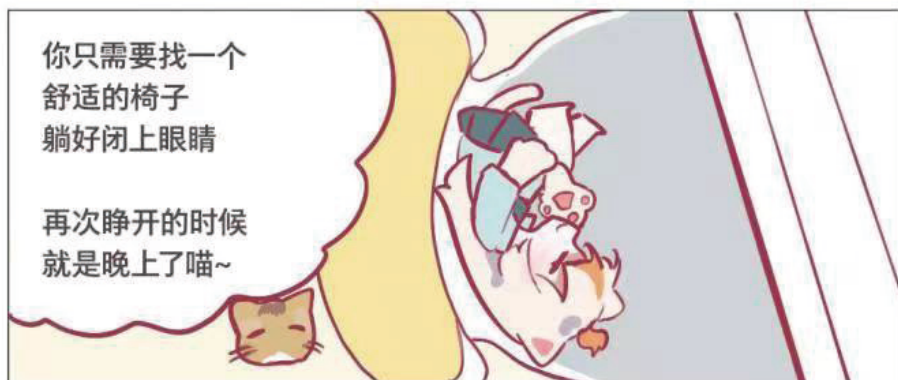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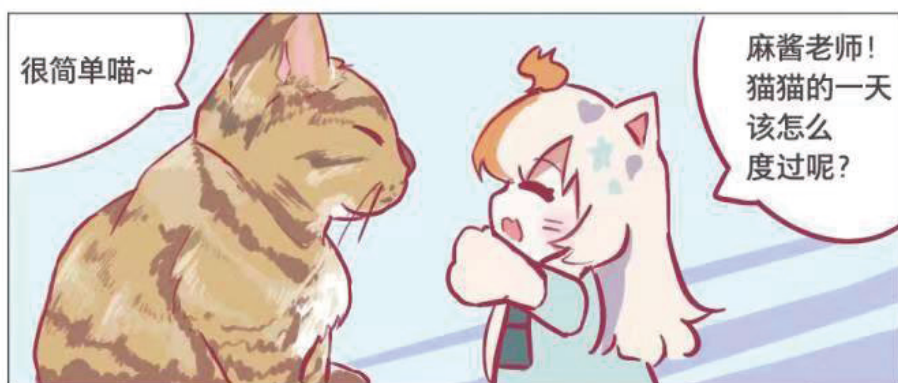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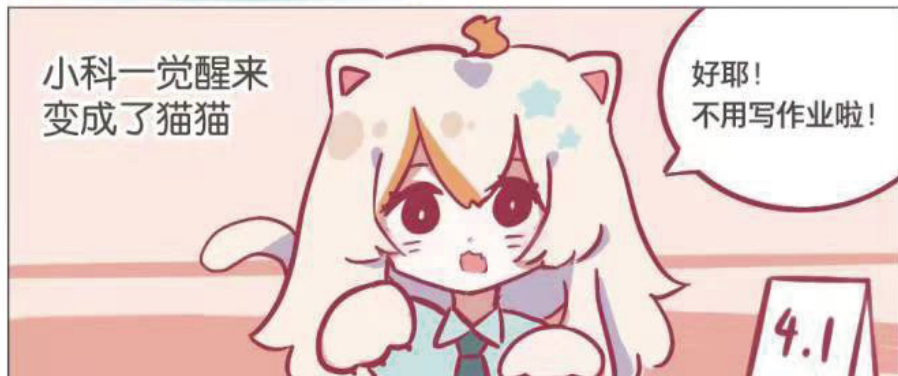
推荐者：锤锤杰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节奏日益加快的社会中，任务和目标成为了生活的代名词，实用价值的衡量与对比是许多人判断是非或做出抉择的标准。在这个唯物主义泛滥的时代，毋庸置疑浮躁就是最大的通病。而《小王子》以极简朴实以至于幼儿启蒙教育阶段就能通读的语言，描绘了一个生动有趣的世界。主人公小王子以极其细腻的视角观察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处细节，并进行深度的提问与思考。小王子在每一段旅程遇到的每一个人，也都有着极其现实化的深刻寓意。他们的每一段对话虽然都是简单的问答，却透露着对温暖与爱的向往与引人深思的含义。如果有人在纷杂的世界中迷失了自己，不妨打开这本总字数不到三十万的书，享受那个空洞澄澈的极净世界，听从自己内心深处那微弱而有力量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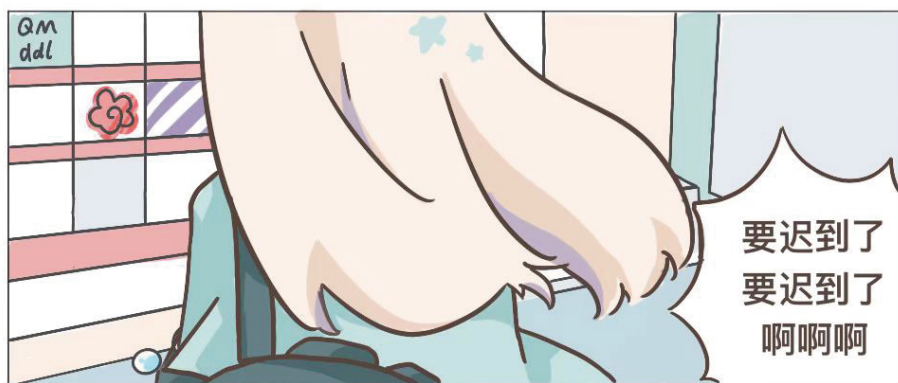


时间规划



@南小科工作室


梦境与现实



小科危

@南小科工作室





學生新聞社

南科新知 知新南科
南科大学生新闻社出品



南科新知

《南科新知》是由学生新闻社主办，定位于做一本面向校园全体师生的、有新观点、有新内容、有趣有料更有情怀的校园刊物。社稷经纶地，风云际会期，这是安放思想的方寸天地。我们关注生机勃勃的校园生活，亦对当下时事热点指点江山；我们以更深刻的形式解读名家盛事，亦与你诗书中畅聊一卷，电影中畅聊一帧；南科视界，镜头下的别样风光与你共赏；话题思考，围炉夜话与你共叙。这里是《南科新知》，酒已温好，我们等你的故事。

投稿邮箱：vos@sustech.edu.cn